

茶

餘

客

話

磁器始於宋世宗迄今千年佳傳柴窯之名周時官中講壁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做將來舊稱青如天明如曉薄如紙響如磬又曾仲明云柴窯足帶黃土官窯品格與哥窯相同以粉青色爲上紋取冰裂鱗血紫口鐵足者佳皆不及汝窯凝厚滋潤也定窯有素光凸花二種以白色爲上均州窯紅若胭脂者爲最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作古宋龍泉窯器溫州土細質厚色若葱翠妙者與官窯爭豔但少紋片紫骨鐵足耳章窯乃宋人章生兄弟所造兄弟各生一弟各生二其製更加細密見陶者爲哥窯弟陶者仿古龍泉窯足皆鐵色哥窯多隱紋名曰坡坡更見手於世明成德五彩雞缸一對價值百金宣廟窯器質料細而厚隱隱有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敵有暗花者底有大明宣德年製字樣有紅花者用西紅寶石爲末圖畫花鳥凸起寶光奪目有青花者用蘇浮泥口畫花鳥形深厚堆垛皆發古未有爲一代紅品又有元燒龍帽字號器水東細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蒲萄杯皆今世甚寶貴者然亦在龍泉章窯之下我朝御窯越超前代規賦賦多出秋官主政劉伴阮監製件阮名源亦異人也又有郎窯堊壇中承開府西江時所造做古高會萬不能辨今之所謂成宣者皆郎窯也又熊窯亦不多遠近則年密唐窯其古入賞鑒

宋人言秘色磁器是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物臣庶不敢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

密開擊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霄盛況共移中散闕遠杯是唐時已有秘色矣

今假對密碎紋者不能鐵足鐵足不能聲

成密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妝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雞缸者上

牡丹下雲子母雞也。轉轉杯者士女轉轉也。龍舟杯者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蒲萄及香艸魚鱉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蕃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隨色變而極其難。如寶燒磁砂等最貴。價在宋磁之上。又有粉芳翠雞。如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數酒器皆雞冠花下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春壺式者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筆翰。趙良責錫其一。則時鵬鵬大彬父也。大彬亦擅長名重邇域。其後有彭君寶。彭春陳用卿又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新又。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紫光。宋射人却失木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壺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樞濶。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樸復細膩。輕便堪入鏡。德山家。供解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茗。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昔人治一業攻一器。足以傳世行遠而不朽。較之抱兔園一冊飽食終日。老死腐下淹沒而無聞者。不可同年語矣。如陸子剛一作治玉。鮑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張謙治竹。又燕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蘇竹。趙良賢黃元古歸懋德治錫。李昭一作馬勳治扇。周柱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梅雲。

王吉治銅。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絃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譚氏鑲石。繡張氏鑲洪氏漆。孫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近時薛晉臣治鏡。曹素功治墨。天展刻字。顧青頗。王幼君治研。張玉賢火筆竹器。皆名聞朝野。今傳後無疑也。順謙壬午生與老。顧同庚。曾贈以詩云。澹梅洗洗感切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榕葉供游戲。晚向蓮花結淨因。以底青山爲老友。寄前翠竹似閉身。幾年甲子欣相並。何處名山許卜隣。

宋姜韻子治銅。紹興二年大甯殿監督。

禮記少儀云尊者面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見惠自君出也鼻柄也柄向君則口向己今俗忌以口向客
似沿此意

程子言貴姓子弟一身服事於飲食玩好之物如管城子之陳醋瓶洛下之史豎黃皆爲口資間迹菴林
相國有字畫之好平生收藏甚富信館後爲勞家求索殆盡與以往者輒謂非昇疑其祿階其子孫深受
其累明正德間松江宦家著古琴一實無奇也名聞貴公求之勿得中以禍始獻之示琴工曰偽也豈嘶
而弗越乃盛怒羅織至破家其人憤死又直隸某侍郎家以庖厨擢一時身後子姓皆不甘蔬食其後中
落猶質衣物以供餐膳識者哂之

高江邨集載直大內時見三異物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凡如几榻舟車盤匱等研
投壺棋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鑄鉗而視之其一鏤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
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鑿自孔中撥之則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刻磨光澤中設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
外潔白無雜非有粘連湊合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盃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紫塔波高二寸許體木爲
之質黃色有木理滑如紙柔軟而輕噓氣可應動熱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雕鏤公輸或亦不能施
其心目元時有神童寓於芝蔴上寫天下太平四字又江南野史載應用於一粒芝蔴上寫國泰民安四
字國初範培之牙牌上寫桃源記留下半作圖

明神宗時商人進獻黃封餉箱內有八寶嵌犀銀蟻蚌蟻等蟲兩開機發跳躍滿地上大笑賞賚不貲閩
帥以寶樹餉督撫以金爲枝幹花葉用異寶編成五色備具視之如真一株以數萬計熊文煥得之以貽
京師權貴見綏寇紀畧

相傳洪崖先生好古一時名士如李太乙贈孔子木履郭瀚卿贈孔子一履楊炯贈孔子石研與揚雄

鐵研田遊贈尹喜王戎如意杖楊齊哲贈積康鍛錐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桑梓曰
魏齊贈陶潛琴陶隱居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張守珪贈八寸海鯧蟻牙秦休非贈河上公註道德經
木周子恭贈古帝王元亭贈謝靈運髮僧修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邕焦尾琴爲洪州藥篋諸
物眞贋不可知諸君子亦大資搜羅矣小說中載一世族子弟癖好古玩何家積聚數年凍餒至死之
左手捧頰回窺觀右手執孔子擊壤杖逢入即爲太公九府錢一枚蓋解頰新語按富史武帝時火起
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夫聖人之履與莽頭並較之力十脫靴汚吾足
不更得罪先師乎因語錄所載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是襪子洪佳先生得仙時襪頭及李帥狗柳相如
鼻又王僧綬所藏吳苑菴入學書几姚廣孝出家斗笠皆此類

枕不可過高高令肝縮過下又令肺縮枕席柔軟其息乃長

李實君
三筆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舄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
經寶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隱背爬背也李鄴侯以松樛枝作履背偏提酒器也見說
郭唐詩亦有軍持見菽園雜志滑稽吸酒曲器名零丁尋人招帖也剛勇古佩印名樛枝門搦也可
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君選牛奶柿可馬溫公名苑云君選子如馬奶律令雷邊更捷與雷同連見
桂苑叢談藕覆婦人膝襪始於楊妃見致虛雜禮續雜錄也見女紅餘志黎前今之靴頭見宋書驃馬
扇馬見唐書柿斫木札也胡謔吹唇作聲醫云設竹發齒爲頭載竹爲管卽筍管蒸餅卽胡餅並見筆麈
裝潢見唐六典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澤如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慧曰文起筆曰宋唐
斲曰送君鐘曰華由聲曰滄東岳樂俱見致虛雜禮雜篋梳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囊括袖不落爲酒
杯不律爲筆扶老柳柳枝名見表異錄麥光紙栗尾筆見坡詩雨器曰夜瀟見唐人集通峭承梁小柱

也蘇頌詩自知伯起難通帽不及濟于善滑穉收有通帽難爲之語匹製卽今之杏林俗名杏林外大
內小古人不過五六古今詩話刁約使製舟詩曰儀行三匹製交關今帳房之類交木面支如交椅之稱
胡床卽交椅

肆馬鞭者干捍內藏一簡行路者藉以防賊人多用之按元阿隣帖木兒文貞王官戶部尙書有戲鞭者
製甚精板靴去之則一鐵筒在內王喜示夫人云王平日以事害人慮人害己則當防護之若無此
心則不必用此見元楊元城山居新話

秦文公作旄頭見列異傳黃帝作旗幟又作冕旒魯昭公作弁見世本燧人氏作髻女媧氏作竹筭赫胥
氏作木梳堯以銅爲筭周文王加珠翠又名步搖舜唐高祖作反精髻黃帝作几見李尤銘舜作五明扇
又作漆器見古今注褚遂良傳舜造漆器禹雕其形困學記聞云出韓子又徐賢妃傳云漆器非延奴之
方築造之而人數少唐子興作甲築造又見世本蚩尤作戈戟見呂氏春秋又作劍鎧見管子鑿齒作楫
見山海經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說荀卿作弓浮游作矢見山海經少皞生股是作弓矢
黃帝又作髻蘇作城郭禹作宮室的斧作井見世本及博物志神農作市伶倫作權度量胡苴作衣裳見
呂氏春秋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神農作耒耜或云作耒耜耒耜作耒耜及犁見魏畧夙沙氏作鹽帝女儀
狄造酒見戰國策蘇餉造紙堯作圍棋鳥曹作博見世本齊夷陵王暉作側楸棋局見馮鑑續事始老子作
又曰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堯作圍棋鳥曹作博見世本齊夷陵王暉作側楸棋局見馮鑑續事始老子作
極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劉向作彈棋見西京雜志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見後魏李邵序漢武帝
作蹴鞠晉裴倫射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紉作粉見博物志尹壽作鏡
見天中記岐伯作詩吹見蔡邕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

唐氏作神農作琴伏羲作瑟鼓作爭師延作琴後帝作鼓聃又云作女媧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云
舜作簫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袁帝作清角女媧氏作笙管籥作笙女媧氏臣見世本商作埙成
公作篪見世本漢時師仲作笛見風俗通黃帝作笙籥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孟莊子作篪見古史
顛少康作箏見古史夏昆吾氏作五鳥曹氏作篪伯見古史公輸般作石磬作篪見世本九作治
見尹子黃帝臣雍文作春見世本赤翼作杵見呂氏春秋伏羲作網見古史盤何作網釣及舜作五棺
土穢禹作甸風鳥卽和竿見古今注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黃帝作刀見洞冥記赫連氏造篪見魯殿子
明太祖見道人作網巾頌其式於天下又謝宗可集有咏網巾詩則不始太祖矣黃帝臣作屣履見世本
舜妹作造見說文岐伯作鼓吹見蔡宮禮樂志陸機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軒皇

京師人擘草麻梗爲小片塗疏黃於其末呼之曰白燈杭州人有以松木爲之者曰發燭按史載周建德
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又清異錄云夜有疾苦發燭之緩批杉木染硫黃遇火卽熾呼爲引兒
故翁詩天嬌竹如意鱗斂松養利養和卽靠背也皮黠美以五物贈魏不琢有桐盧養和鳥籠養和
虎子一曰寄窈音豆漢人以玉爲虎子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張兩張逆風張帆曰折搶太白下江縣陵陽溪詩云漁人與舟人擇折萬張篙盡唐
時已有此方言又庾闡揚都賦雙子搶風鱗入逆浪卽折搶之謂

沈景倩雜符言歲靖末年海內晏安士大夫治園亭教歌野圃及古玩吳中王文恪之孫溧陽史尙寶之
子世祿珍玩不假外索延陵則嵇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龍不
吝重賞收購江都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釋好事輩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父子朱成公兄弟並以
將相富塗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殿以勢劫朱以貨取冰山旣汗金穴亦空轉眼已不守矣江陵富國亦有

此嗜所收之途稍狹而精好過之不旋踵亦散人間諱太史世前在京頗以旅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僧
飯之開及拿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曾起而稱大賞鑿矣近年董太史其後起名重以法眼師之選
節所藏惟時所豔山陰朱太常數無同時有好古名五購相札市實交據至以考功法中華外選東壁西
垣遂成戰壘比來則徽人爲政以臨邛程卓之贊高談宣和博古圖書寶譜鍾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之
假帖泄水燕談之唐琴珍爲異寶吳門新都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椽之變騙如宜君縣
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貴公子巨商富人者且日飲紫汗藥甘之如飴矣

方千詩吹箭落葉羽垂絲牽錦騎吹箭卽今之吹筒也或以箭或以彈丸皆捷而準但不能及遠

淮南王安諫擊園越書云輿輻而踰嶺轆字始此

唐李約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煇者也見因話錄 金太和五年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
費不下百萬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勛兩立罪賞宣宗元光二年
制魏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

蔡君謨茶錄下篇論茶器有砱椎合碾匙餅等目須銀鐵黃金爲之然周密所記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
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環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瀛以黃金千兩爲之進上穆
陵大喜不知何以致乃至此

陸羽煎茶法在唐時習茶之家皆陶爲其像供於煇器之間羽之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
於場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爲氏見因話錄

母與爲右補嗣性不飲茶製代茶餘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和暫佳瘴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
諸茗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六經無茶字始見于襄僮約爾雅檟苦茶茶卽茶也然古人多稱飲茶始于三國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
准臣酒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又飛燕別傳成帝崩一夕后夢見帝賜
坐命進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謹不合嚼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固已有之又謝安詣陸納但設茶果而
已至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者茶非飲茶之謂歟開元中靈巖寺有降魔師教人不寐人多
作茶飲因以成俗見續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余向在杭州有詩
云詩人偏好事何苦著薑茶未免爲古人所嗤然烹茶取甜予所不解安能起古人而問之今內廷皆用
熬茶尙有古意

劉公融云今人百不如古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圍棋耳

董思白云金陵春柳署中時有以松蘿茗相貽者平平耳歸來山館得啜尤物詢知爲因汶水所造汶水
家在金陵與余相及海上之鷗舞而不下蓋知希爲貴鮮遊大人者昔陸羽以精茗事爲貴人所侮作毀
茶論如汶水者知其終不作此論矣今日下造茶無因法 閱茶必以圖記印封瓶頭最精

朱國楨曰家居苦泉難得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缸罩庭中避日色俟夜大色皎潔開缸受露凡三
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急出以鐔盛之烹茶與煎泉無異蓋經火煨煉又過露取其氣則返本還原依
然可用

徐文長用花黃茶其法取梅蘭桂菊蓮茉莉玫瑰薔薇之屬碾入茗中盛錫瓶內隔水煮之一沸卽起令
乾點茶文長之俗乃如其所品之茶真味殆全失矣

玉泉水較中冷尤輕惟雪水更輕

神農食經茶者久服令人有力悅志廣雅茶醒酒能令人不眠

采茶不可見日以指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不以指則速斷而不柔故纖指女郎勝於秀爪奴子也
唐子西園茶記謂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不能致而貧賤窮乏流
離遷徙之中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也

東坡詩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並研今之芝膏茶也

唐宣宗時東都一僧年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曰臣不知藥性但好茶飲百碗不厭賜茶五十斤醫家
謂茶能傷人損壽近日都門養生家日飲白水觀此僧之不死可以破戒矣

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造酒宋內庫循用其法燕市酒盛權南河刁酒今河間猶有傳其釀
法者葉叟詩刁酒清醇味許長河間才得一盃嘗儂家酒譜君知否記取清甘滑辣香蓋以賈人之性而
得名也又安德羅酒亦北酒之作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釀新醅清酒錯著康王水風
潮避宜叔夜林山蓋亦稱青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錯著水也歷入篇咏官京師猶仿爲之德州
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醴醪俗呼露露見香梅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
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飲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
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變經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崇禎間有三老
人至樓上劇飲不與直次日復來醉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隨行以餘酒灑闌干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
酒味芳冽僅數武地耳過此南水皆不佳對紫庭風引爲予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庭幾致滄酒數瓮
非市中物可同日語也漁洋答謝方山詩自家烏帽重屏裏勿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釀到不愁風
雪壓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肢動鄰傳題一樹山查紅破蓋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
得酒中三昧致類楚風楚也

袁石公編政八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釀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鄒文淵徐景山蔡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醜焦革皆以釀法得名無獨飲徒餉之門垣以獎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士主梵宇之有伽藍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獨莫有盛於言家者矣

今人飲酒杯下禮以托子考之於古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寶諸鴻詞翰林於萬柳堂酒酣指此爲問汪君文以爲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卽古之舟也引周禮疏爲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本然與杯不相屬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劉相崔甯之女以茶杯無礙病其髮手取撲子承之既暖而杯傾乃以蠟環撲子中央其杯遂定卽此以塗環代蠟進於相梓大奇之爲製名而託於賓友人人以爲便於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爲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吉郵油爲荷葉形以覆茶碗別爲一家之標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相卽今昇平崔家詢則知矣按此與今之杯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卽康成曰舟尊下器似非今酒杯之製也河一時強論耳

侯鮪錄陶人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以之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皆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郡人不知束帶迎於門乃知爲酒五瓶耳

江左酒人以酌飲君爲第一至今人猶豔稱之少時居秀野園結酒人社家有飲器三大者容十三觔其兩邊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

毋相涸酒徒望見懼伏而去亦有數萬思得一當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聚一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數手同時稱爲酒帝方觀文延年少慧酒后莊警田楷繆湖正元號南北相黎甯先致遠號先錄皆萬人敵也後來以余所見如勳侍郎大李臬使曹人陳太常句山涂侍郎石饒顧京兆息存亦頗論觸政足解後勁近日則素侍郎索侍郎亦一時之雄

博物志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即愈湯亦作酒氣又云王亦張衡馬均三人皆胃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之無恙者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今見北人曉行飲酒一杯不爲無說

俗語云酒令嚴於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爲歡有政焉有糾持衆奉命唯謹受虛被凌咸類首聽命恬不爲怪陳幾亭云飲苦勸人雖苟非不仁卽是客氣不然亦蠢俗也君子飲酒率直量情文士儒雅樂有所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爲恭敬以虐爲慷慨以大酒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幾亭之言可爲酒人下一針砭矣偶見宋人小說中酒戒云少吃不濟事多吃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幾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畧憩小飲凌寒出門小飲冲暑追馳小飲假甚不可遠食小飲珍醪不可多得小飲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酒流連俚豔作夜尤非向時息宴之適亭林云柳巷無卜夜之費衙路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者非罪人卽奔父母之喪德衰酒而酣飲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

蔡寬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樽白香山詩云閑徵雅令窮經史具也梁王規爲中書黃門侍郎湘東王釋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白來未有此舉竊以傳昭在坐並謂知言故寶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監史之設料察甚嚴其爲酒令應始于此後人易以口語代以手勢新意

初更互相凌勝所失監史之意江左豈必無之王規之論當謂公達非云私宴也

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在香理偶相逢刺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諺料也即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甲戌春暮同里藉子集子寓鷺園飲竟一晝夜歌咏之亦諧諧聞作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尙友如鹿頗擗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情滴酒不甚洶湧而消消不休晉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岩如潢潦之水一洩而盡資南如精行瓊海每不自量火瑣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頗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尙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日蕩魂與水瑣如玉卮無當價值千金大冶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岩如秋鷺盤空不肯輕擊資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耻爲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浴者同多而怨吝者亦不少也

馮開之嘗云用三百酒或雪酒不滿瓶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用紙封固尋日香透余做爲之香則噴鼻而酒味變矣不論酒而論香是爲噴香奪主開之未解此中趣者

酒可名醉酥未可爲屠蘇屠蘇卽醉蘇蓋平屋也雪賦云韜學思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自孫思邈居屠蘇釀酒乃有屠蘇酒之名後人去酒字竟呼爲屠蘇未可爲訓

柴石林云讀書避暑又得佳酒人生極快意事想見此老解衣磅礴時光景

沈寬錄飲燒酒不可以錫器盛煇及過宿尙爲時稍久飲之殺人癸亥東陽拔貢生吳步青肄業成均其兄在家因火酒貯錫器經宿飲之立死見寶言室家戒

酪之屬不同質與精氣俱存曰酪酪之精曰酥酥之精曰醍醐精去而氣與質猶存熟而考之曰酪生而陳之曰醍醐取其氣曰酪氣去而質獨存曰醍醐

費補之云晉人謂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朋不可一用而不勇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不知飲酒之樂當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酪酩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

餘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汗酒也酎三釀酒也醕薄酒也釀旨酒也曰醞曰醱白酒也曰醲曰醴造酒也買之曰沽當市曰醴醴之再亦曰醴漉酒曰醴酒漉曰醴厚曰醴相強曰浮飲盡曰醴使酒曰醴甚亂曰醴飲而面赤曰醴病酒曰醴主人進於客曰酌客酌主人曰酌獨酌而醉曰醴出錢共飲曰醴賜民共飲曰醴不醉而怒曰醴音醴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篤性不能飲每合譙太祖不樂一日酒酣太祖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賜何惜不賜飲祝畢令王飲無所苦自是每侍譙即能飲若還私第則不能飲如初是則酒量寬窄處乎醴造物所新惜不輕予人也觀此則晉輩之得天厚矣辛巳之冬舉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秋紫坪入都復學是令又復得數十則泰以借資因閱查氏查滄竹地行酒令集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曰天子聖哲類也竹地舉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句香浦崇竟夜不得一句心火迸發左耳遂雙同人因復舉爲酒令予與紫坪自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地亦僅思得二句矣矣附錄所引於後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人悅 鄉黨第十 雍也第六 能者在職 邦有道殺 淫以消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瑋寶 神保其格 瞻彼旱麓 童子佩褱

王道正直 沉而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國

端冕正笏左碑冕首勿玉天子令德 惟此一國 惟彼四國 天子是若 君子是識 天子建德

公子御悅 司馬仲達 公子去疾 王子棄疾 前者繼達月令寒煖燥濕王母有障塞月令元酒

在室 鐘運天子素服 玉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 易天下大謬 四書天子親學 天子用

八 僧輔遠弼 國器 稽旨峻潔 言語漏洩 天下第一朝廣 尊顯任職司馬 運籌爭者用息後漢 征鳥風

疾 刊改漏失鄭 章安句適 臨表涕泣語 尋此舊則傳 身體慄慄國語 如彼雨雪 功在漏刻

陰遺刺客 忠審亮直法昭 今乃大覺 揮本聚末 四語忠懇內發陸凱 心恨收國 國語成理萬物

民有菜色漢元帝紀 傷吻弊策王費 為善最樂東平 褒貶大法 投死為國曹長 端本善則 神理致罰

論口到骨杜黎 經典序錄 卷名三五二八慮全有 諸子傳說 劉歆壬午大閱 鳴鼓振鐸莊 鐘鼎

遺列在 宗河徒飲水 注

唐楊綰四歲客舉座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未及言綰應聲曰燈盡柄曲是注又應撰非成語矣

烟一名相思草滿文曰淡巴菘初出呂宋明神宗時始入中國繼而北地多有種者一畝之獲十倍於穀

後乃無人不用雖青閩稚女金管錦纏與鑲齒牙尺並陳矣聞崇禎己卯禁甚嚴犯者死有台試舉人初

至京不知禁例僕人帶入被獲械繫城坊遂刑于市相傳世宗謂烟燕音同以喫烟為嫌壬午後禁乃

從洪承疇請也韓蘇羅以之命題課席常陳廣陵二律一時傳誦家豈亭叔詩云味於酒思云氣吐

成雲儻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作烟艸歌前後兩篇形容盡致明人小說稱中葉時高麗王妃死王忠其

夢妃云葬處生卉名烟草細言其狀然火吸之可以止悲王如晉采之遂傳其種殆亦忘憂之類也

任淵云史應芝為童子師食蟋蟀人以屏僮目之山谷廟之云先生早博房龍手袖有新劑不試刀裁

亦無難可割庖蛙燭魴松膠一作鮑又前雅詩來朝爲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鱖魚見蜀中廣記今大河以北人多食蚌蛙蝗蟲其來久矣

淡菜卽蚌肉也始於蟹戶多食之遂訛爲淡

漁人貯燈火豬浮中而縛其數置之網間取魚必多又一書云網懸毛置網口四角取魚必得又水族嗜燕肉釣者以爲餌又墨客押犀云向魚網念揭諦咒七遍則漁人終日不獲一殆有矢人商人不同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登巢故名燕窩王西甯仲威賦署審臆說云燕窩名金絲海際沙洲生蟹螺背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壯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爲小窩衝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衝以飛海人依時拾之色紫者爲佳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疾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閩廣貨船所載大者長六寸鮮白無樹竊據云取小者拆製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青巖將司松位語予云燕窩產海島中層巖遠谷高厂峭壁之上足力繩攀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木探巖盤刺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卽刺塞囊中歸而餽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其點者將果餌鋪巖盤割塞滿囊盡燕窩矣空囊復去尤爲便捷猿一值數百金價數倍於拙者云吳梅村咏燕窩詩流燕窩家苦爭銜白小魚却供人採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盡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許黃門每晨起食燕窩燕菜一巨觥以融軟爲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瀟

一了百當明大肉食單之一也其法用牛羊猪肉共三斤剝爛蝦米半斤搗爲末川椒馬芹茴香胡椒杏仁紅豆各半兩俱爲細末生薑切細絲十兩麩醬一斤半鹽一斤半葱白一斤燕菜細切二兩

用好香油一斤煉熟然後將上件肉料一齊下鍋炒熟候冷裝入磁器內封貯隨食取用亦以調和湯汁爲佳

羊肉宜滾湯下蓋足浸火煮牛肉亦然但不必蓋馬肉冷水下不可蓋宜入酒同煮棹肉冷水下煮七八分熟鹿肉亦然煮過則乾燥無味 駝峰駝蹄醃一宿滾湯下一二沸漫火煮其肉備油火緊易化加地椒 凡各猪羊肉煮熱必待出湯冷透方可刀切宜切者切宜片者切片切刀向外片刀向內不可亂也不需嚼之成渣且易碎而不光澤 熊掌用石灰搥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露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烟筒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春暉當日製熊掌虛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燻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熊白批小段焯微熱同蜜食多食破腹 鹿舌冷水下浸火煮水少火慢不損味做肉絲用 虎肉雜肉土內埋一宿鹽醃半日下冷水煮半熟換水加葱椒酒鹽煮熱 煮硬肉用礮砂桑白皮椿實同下鍋立爛 敗肉入阿魏同煮或用胡桃三個每個鑽十餘竅臭氣盡入胡桃中 鹿尾以剃刀去茸毛不可破破則紅漿流出不美矣用菜葉裹煮熟以鹽錫鹽食或先煮尾盤後蒸尾血較易煮肥肉先用芝蔴花茄花同物料調稀糊塗上火炙乾下鍋煮熱

東坡煮猪肉訣云淨洗鍋少著水柴頭罨烟饑不起放翁詩云糞屑柴熟豨正指此也蘇陸非飲食之人其言可信從

粟子不拘多少陰乾去殼搗爲粉三分之一加糯米粉拌勻蜜水和潤煮熟食

張江陵饌品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酸見本草 潘燿有庖饌三字訣曰燥曰熱曰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不厭而饌後品見清波雜志

捕魚蝦宜用卯日 馮開之云捕魚用網近十年間有某者創造竹籠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籬成而

一家數口皆以疫死

點心二字始於唐按唐書鄭僂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饋曰爾且可點心云云見輟耕錄

飲人工製腐用紫石磨膩滑無滓相傳則時許文懿公在中書日遇不如意事輒投箸曰人生幾何乃舍
晉糲炕豆腐而食煤火肉耶炕腐係晉山一之翁王性以砂鍋炕腐成片味獨勝擅一時之名見李實君
三筆

孔叢子蚊蚋食人蛆蝨食土非天故為蚊蚋生人為蛆蝨生土也知此則五穀草木鳥獸之生本不為人
可以無疑矣而孳養者流藉口於天地之性人為貴故備百物以養之豈知天者哉

燕山錄云煮羊以饜齋醴以蚊 齋為腰數食可長髮見續博物志 李東垣云夜不食薑者夜主闕薑
主闕也秋不食薑秋主收薑主散也

酸多傷脾肉酸而肝揭故春宜減酸增甘以養脾也 多傷心血減而髮色故冬宜減鹹增苦以養心也
甘多傷肺皮酸而毛落故夏宜減苦增辛以養肺也 辛多傷肝筋急而爪枯故秋宜減辛增酸以養肝也
如此則五臟四時皆平和而飲食之病不生此國初白季文之君季文高士遠於醫

王季實言君子嗜酸小人嗜鹹明張江陵亦有是論東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嘗謂以蜜煎饅
而食之可也又云吾好食薑蜜湯甘芳滑辣使人心爽神清別山詩云我欲日汝陰徑上潁江章想見
冰盤中石蜜與餠糖東坡君子也嗜甘如是桃杏雪梨之屬生時皆酸熟則甜美未聞有嗜生惡熟之
君子荆公傲辯想必以生桃生李為美

明時提學僉事杜華先校士澤州過率酒食太守許維新修供給三日杜怒移巡撫練公允貞云州乏供
具日烹一母雞而食魏雅敬許批其狀云食雞者有何不足至露案作罪案耶許大慚

北齊李預嘗得食玉法采玉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無穢氣則食玉之所益可知矣見王介甫閩官新
義中

宋徽宗如病痰嗽面腫李防禦治之久不効懼誅憂泣無計忽聞市人有賣藥者云一文一貼吃了今夜
便得睡李市之恐其性悍先自試無他乃併三服爲一服進之妃當夜嗽少止腫亦消帝大悅賜直萬金
李不知何方何得市人重價求之乃蚌煨煨粉色淡碧少加青黛以淡礬水點點油數滴調服按本草卽
蛤粉也

岳珂玉楮集有饅頭詩幾年太學飽諸儒薄伎猶傳符厥駭公子彭生打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虜芳豎正
可資椒實粗浮何妨比瓠壺老去齒牙辜大嚼流涎纔合慰饑奴上庠錄云兩學公厨例於三八課試二
日別設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饅頭尤有名士子往往攜歸餽親識元豐初神宗留心學校一日令
取學生所食以進是日適用饅頭神宗食之曰以此養士可無愧矣東哲餅賦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漫冬
湯餅四時皆宜惟有年九坡詩云豈惟年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漿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春玉月偶作望江南詞二十闋分咏淮南歲寒食品老饕故態良足
晒也王遂心宸讀而豔之爲寫歲朝填詞做衡山移居圖筆法宛然江都新年情狀張吾溪陝東岩程
晴嵐朱榆圃皆有題咏劉秋嚴方調選來都門下榻子齋中亦分咏四十絕句董東亭小楷彙齊一冊每
一展讀食指欲動後爲楊子安持去未遺

石崇雕薪畫卵修爲奢豪今人男女行聘及生兒爲湯餅之會皆繪五色雞卵作吉祥故事予見貴家生
兒每一卵畫磯刺一餉盛以絲絡懸以竹竿凡數百枝抑又甚矣駱丞鍊雞子詩云刻花爭脍鮓月競
目新註夏后氏始食卵唐人於寒食節染卵加雕鏤相餉遺其由來也久矣 續博物志戎鹽異卵類

分稱

王阮亭曾於酒次戲拈絕句以餽黃羊滿玉漿菜雞紫蟹等閒看不知隨分閑茶鉢春韭秋菘未是難又
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蔬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曾記陳海昌相
國嘗歸漢朔詩云漉飯何如煮粥好同兒女細商薑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
水火無錢不必做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已丑夏日禾中魏松濤作吃粥詩
予和之云香於酪乳膩於茶一味相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添菜豆佐餐少許抹鹽瓜匙抄的任先生饌
飲清宜處士家惟恐妻兒嫌味油十分嗟自矜誇淘沙頻汲井華清不似酸鹹糲粥蒸暖食定應麩麥
餅加餐並可減家費居然入口融無哽不難消唇畔有聲客到但宜多著水木瓢和罷瓦盆盛

北地葡萄種最美客問南中何以似此江鈍語云橘柚秋黃楊梅夏紫
草木經牛喫之必茂經羊喫之必枯診云牛食如海羊食如燒

阿魏出自時時喇國啞喇喇地方有樹名啞喇喇其根皮青心黑夷人用刀砍破樹皮流出脂液凝結
而成性能解毒解瘡每塊盛入絳囊內胸前甚有效以土色全係質性柔軟而味臭者爲佳本州稱
阿魏真者以少許安熱銅器中經宿沾處皆白如銀試之果然戊子年李制府曾覽奏廣東江行中聚
數千斤每百斤價十餘兩耳詔令運數千斤至省其軍營又陳誠西域錄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
百餘里有野春生秋死臭氣逼人以其江熬之曰阿魏也

入江肥而短者產興京以東諸山中名東山貨瘦而長者產甯古塔諸山中名北山貨五六月間採者名
芽草力薄七八月間採者名其神功力完總以色紅而明潤者爲上在黃而堅者次之色白而中疎者最下
有如小兒形者名澄王不易得其耕土木者就所產之地言混同江東有土木河

遼志云在關元城東北六
于百里亦未確然非大同

府國通外之土木也其曰清河者當年通市之所而非其產地紫團產口上黨久稱羊角則高麗之大者土人稱
名多俚俗不典如曰佛種曰根子其起者曰聖向時採獲者多以水浸不能經久關內市者故選之以抑
其值乃加煮焙於是市儉無所施其術而淺值倍增今內府齊齋俱是原煮浸水並根葉製成故功倍倫
等者購之市中者僅取葉及覆草爲之宜其不效也陽葉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極微冬間而以代茗味
微者而清香

凡藏者不得暴之日中蓋至陽之精伏於至陰之地一見太陽真氣立盡矣

陶宏景謂上黨形長而黃多實而甘堅白者氣味薄遠東形大而實軟今上黨久無復真自遼陽以東
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春秋遼斗樞瑤光星散而爲人參本艸人參生樞樞下三棧五葉
青陽向陰人參春生苗多在背陰濕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極五葉四五年後兩棧五葉未有花莖
十年後生三棧年深者生四棧各五葉中心一葉俗名百尺杆四月有花細小如絮如絲紫色白色秋後
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紅日落採法四月及七月或糶入山其草一莖直上獨出衆草光與曉日
相映則能取其根一窠或四五歧或二三歧者種有紫團白條羊角等名惟黃潤實俗名金屏玉蘭者
體實味甘斯爲最勝然秋冬堅實春夏虛軟故令採獲多在七八月云 人參須用流水煮若用止水則
不驗見孫思邈千金方 王阮亭見人參故事詩文卽抄併一處惜未成野明太醫史自季子郁著人參
傳世無傳本李實君日華贊其辨證詳盡 梁實阮孝緒傳孝緒母病須得生人參舊傳鍾山所產才精
躬歷幽險見一鹿逐之忽滅遂獲此草一大腹皮本艸言其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卽樞樞性
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樞樞樹高五七尺皮似對銅節如竹其葉聚于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
名擬子樞樞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專人瀉人熱而後食瀉人則生時卽取食之云可治瘴氣

精飽食以蠟房灰用柑子密染紅合浮留臘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佩囊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動面目可憎歲靡數千于刻刻偶致近則士大夫亦有食者阮亭云轎中端坐食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食檳榔合蠟房灰留臘食之飯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睡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爲食蒜者熏作詩云南滇灰蔗蠟巴生菜先輩幸脫羣藤醉遺胡蒜熏邱浴贈五羊太守詩云墜下腥臊堆蜋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嗣黔雜志載蠟房藥可以作醬卽餉醬也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艸唐則天以後洛花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謝靈運所謂牡丹乃今之芍藥見博物志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抽其精英以爲花醞而花中浮豔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採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隊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奇香者以蜜釐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煉而其香不走固之道也酥者酥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糖作殺殺號爲糖殺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遂甯僧圓贊云洛江與中泠共作一味水冰凝著琥珀何似糖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糖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糖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莫志孫休已有甘蔗餉矣 餉一名蔗胎何經呼蜜爲蔗醴見曹植亭所刊錫霜譜學齋估畢宋玉大招已有蔗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栢漿析朝醒註謂以蔗以爲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餉而三禮註錫字俱云煎米藥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爲餉已見於漢時亦明甚

楊誠齋云東園新開九徑江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值一徑命名曰三三徑
荷包牡丹即當歸花舊約古今注古人相贈以芍藥相召以文無文無即當歸也芍藥將離也

折梅插鹽中更肥以醃猪肉汁熱餅肉便不放菜而結子 雞冠花江人謂之洗眼花中元節兒童唱

賣以供祖先見極聽小讀

齊東野語馬陸藝花之技名天下即今之唐花也

妙麗花佛日盛開每朵十二瓣遇開瓣多一瓣故云月木見雲南志娑羅樹一名如意樹京師臥佛寺數
味最盛

太學中舊有許魯齋手植榆一以枝幹久瘁僅形質存耳辛未 慈甯萬壽寺忽爾發榮一時樹上瑞蔭

南沙相國繪圖 御製詩紀之館閣中和者其衆今已勒石監中誠盛事也

三月十一日爲麥生日四月初四日爲稻生日八月二十四日爲稻熟生日皆其時十月十六日爲寒露
生日時主冬暖

唐人 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窈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三月二日
董東山先生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椒頭皆一月入市王瓜茄子三月入市不爲稀有之事矣

人食斷腸則死虎食之百日不餓人食砒霜則死龍食之而肥見客退紀談

鴛鴦刺金銀花也鶯鶯藤忍冬花也胡蝶花紫端蓼也 香櫞見于唐人咏歌者絕少惟樂天有之

巴日杏本出哈烈國今直隸皆有之京城產者實大味甘搓手可玩色香俱佳都人呼爲巴打杏山東則

實小味薄

孔林楷木縱橫有文可爲手板及杖宋潛溪杖銘曰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光輝輝扶顛持危資爾德

聖祖謫孔嘉問臺上何草衍聖公孔毓圻奏云孔林草木皆當年諸弟子各自其國徃植種類繁多其最楷木者卽二種楷木可爲杖爲棋其前爲蔬爲茶羹爲瓢子榨油可爲蠟燭一名文木惟孔林及南海有之

前明廣西思明府歲進解毒藥五方二十四味內錦地羅二觔又消食藥十味消毒藥十九味大衝藥一味寒藥四味

夏枯草洗面搗見宋人小說

楊誠齋詩蜜點梅花帶露餐又詩脫蕊收將茶粥食落英的好當香燭

冬日瓶花宜先以爐灰置瓶中則不凍或置硫黃于底亦可

眩暈者飲篙頭水則否甚驗

彝聞齊化門外白晝突來一虎步軍統領齊帶領兵丁擒捕虎窟伏河畔蕙艸之中至夜半躍出自東便門跳城上行至前門由馬道下城並不創艾一人直入年羹堯家踰屋上兵丁持火鎗擊之始下避入年羹齡之園衆以鎗斃之時年羹堯已敗露故先有此兆丙午丁未間事也見 硃批諭旨蔡琨卷中

俄羅斯烏爾海皆產貂夏毛而冬無及其致取之舊傳人裸體臥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狂較駘鄭人事相類爲此說者蓋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之耳實不然也掃雪大於貂甚白毫長光遜之價亦減貶爾蘇大曰馬狗狽小曰羊狗狽發而瘦白黃麋而外耗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白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種黑而厚白曰元狐其次身黑而賺黑曰獬刀又其次身黑而賺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

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深山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蔚而不耀尤爲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烟燻之貂畏烟出奔卽入網中又有捕貂之犬嗅其踪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窟之亦有用弓弩者

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豬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爲裘爲帽按廣志貂鼠出扶餘舊說十二宵中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語殊未確虎無頸馬無胃猴無脾犬亦無胃

猶產天竺不受中國之氣故暑常冷惟夏至一日暖釋氏因鼠咬壞佛經故畜之唐元奘始帶入中土索倫人捕貂以犬嘗自滅其食以飼犬犬先驅待草間卽知有貂穴伏伺擒之或驚鼠樹杪人犬皆息樹下以待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自戕動納囊中俟其斃人輸於官私談毛色繁佐領處五月將軍至城場選以入貢凡三等官給價有差不入三等者聽覽

既畢員重致遠知泉脉不饑渴軍人呼之曰旱船象死馴象所報割露先行文太醫院驗有無象黃以牙交鑿衛衛皮羣尾交兵仗局

相馬經馬生固地無毛者千里尿舉一脚者五百里蘭筋豎者千里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蹄圓如柱目成人者千里

相馬十三法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光脊爲將軍欲得強腹脇城郭欲得張四足爲令欲得長眼欲得高有紫鬚光鼻孔欲大鼻頭有王字火字廣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赤額頰欲滿如月膝骨欲圓而長耳欲相近而豎小而厚

馬四年兩齒五年四齒六年六齒成七年右一齒缺八年上下兩齒各一齒缺九年上下齒缺十年下兩

齒白也十一年下四齒齲十二年下盡齲十七年上四齒齲十八年上盡齲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

上四齒平

凡相馬者先去三羸五羸大頭小頭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頭大蹄三羸也大頭緩耳一羸也長頸不折二羸也短上長下三羸也大脰短脇四羸也淺駁薄髀五羸也

凡騎馬月初生者先母行月中生者並母行月終生者後母行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帥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或又以爲小駟駕車昭二十九年左師展欲以公來馬而歸乃是用騎至駟非田去車駁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耶趙武靈王習騎射彼時亦未定爲兵制

近人乘馬鞅後繫布一幅以遮溲溺此亦有所本劉貢父初入館乘馱馬或以爲言其致奔蹏之患久白諸晉令市青布作褙繫之馬後則牡馬當不知也

索倫人有失馬者亟從尋之卽得越數百里而知蹤跡之離合疾徐且能辨其日時之久近技亦奇矣天鵝本草作鵝其羽極高產遼東者尤佳時以海青擊天鵝首得者薦宗廟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日明得酒食於地見錢財之味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火之廢氣爲蠅水之廢氣爲蚊土之廢氣爲蠶木之廢氣爲臭金之廢氣爲人身之蠱虱蓋金主刑人將有疾病或禍患之將至則身必生而餘四者易知也語見上介山樵雲云出於釋藏

物類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爲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童子云人之言醜去烟羽去昧慈石取鐵頭金取火鐵珥絲於室而竝於堂不實於野而粟缺

於倉穀災生於燕窩巢死於荆又羅泌云陽燄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

鰐膽分五十疇鳴釜灰傳漏啄木愈鷄以湯引奶鷓枝速語堂娘之氣含之出火丘蚓之應背之起蟻
結巾投地而兔走織綵丹帶而蛇去狗舐膳而□疊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蟻切玉槓明珠油鑽針蕩解茶
養化牛醫前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硃錫以茹畫畫以盧酒油以蜜澀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其雖飲
裂毒破孟受熱蕪磁免燥藥線不執蕪琴盾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步緩大風至痲疾發癩疾作而飽而
動蠶珥絲而商弦絕投膠醉土望梅止渴屍烟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執荷醉猶是英宜假
柔以蟹散粟因酒敗麻得麥而灌酒得麻而敗灌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渴犀株離水繁蕪國蝸石灰
正膠戎鹽藥卵青燭還錢角角劍蠶膠續弦屏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獨之殆未可以悉數也至物類
之不齊更不可以常理測測狐夜察蚊蠅不辨山岳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羣牛聽以角蟻劍行
蠅仰棲獨犬吠雪江魚入海則惑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爲宜男見中國彌月相慶謂爲不慈死者屍
野外施爲鳥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素車黃腸歎爲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鵝鷄塗刀不鋪杉木炭甯路蟻不敢過漆污衣以麻油漬洗令漆去盡却以少水溶水膠再洗去麻油
頃刻可淨油污衣用滑石末糝于上隔紙熨之血則藉蔥嚼細旋擦即去細紙盡上塵跡用燈草滾水洗
可去犀角羚羊角先鎊爲片復以紙裹置入懷中久之出碾卽爲末不可火炒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
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搗之不粘易成末碾兔絲子搗紙條數枚置內則馴帖成粉艾葉入白茯苓數片
同碾卽成末衣上梅瓣烏點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卽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
卽新不出氣煮酒脚塗靈壁石黑如漆洗之不脫墨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搗爛揉擦水洗卽去坡上
錯字用豆腐洗墨跡卽從背後去清水揉梅葉洗葛衣則不脆以艾葉投蕪巢不復來粘帶過揚子金山
卽不捕鼠蛙多處以芝蔴摺碎順風揚去則不鳴

脫糞烟可殺蚊蟲。風槐樹生蟲，掃於下則雜落。以蘆束置青石上，築之易碎。蘆葉碎，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鐵器，與柏木尸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爐插線香，灰實不入。易倒，惟二頭俱燃，滅一頭，插之易入，不倒。圍爐炭烈，分間易滅，不分又熾。用毛紙一幅，置于火頂，燒過，灰存，則火不熾而四布。

栗子以毛勝于肩上一抹，過下火，燂則不爆。楊梅破碎，必是八塊中偶一二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蟹，蟹早莖半，既則不沙。藏鹽用皂莢置內，則不油。好香沖浸鱸魚，盛蟹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酸酒每瓶用鉛一二斤，燒飲熱入，則酸氣去。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雞下卵時，食白交麻子，喂之則常刺，不抱染坊。淋退灰，曬乾，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

容安齋蘇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箱字畫燈草漬水。洗犀角，羚羊角，先筋為片，置人懷中，出碾易碎。乳香先置罈隙中，半日，以指甲一二枚同搗，不粘，易碎。兔絲子，於紙條數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曬乾，再炒艾葉入，伏者三五片，同碾，氣裂先。竈置烈日中，以澀青末，塗縫內，不漏墨污衣。又方，半豆，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即去肥皂，淹鐵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銅以季濟水，煮可刻字。染房淋過，灰晒乾，可收藏黃瓜，茄子，蛙，鳴處，以芝蔴，楷膠，碎順風，撒去之。此窠，可殺蚊蟲。珍珠不宜近鐵器。柏木尸氣，糞氣多，減色易碎。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土疏黃，飼雞鴨，易肥。牛骨置池中，水不涸。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色衣垢，生薑擦燈碗，不生蠟。鹽入燈碗，可省油。香油入少許，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播桃杏仁，或豆殼，入渾水中，即澄清。冬笋，福。

宋子京寒食，假中作云：繁暑待臣貧，出沐眠，懸珠，傾樓，頰頰。

龍生九子一曰螭形似龜喜負重今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立於鼎六曰魃魃性好水立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立刀環八曰金狔形似獅好烟火立於鐘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立於門鋪又有金吾者牙形似美人首尾皆魚性通靈不昧故用警巡漢書禮樂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又陸文量菽園雜記引博物志有蚺蛇似龍而小好立險立於蕪朽之上護朽之名亦舊矣

濱海州郡有龍探木事每越數歲則風雨掀天水中舊木浮出大皆數十圍長數十丈非人世所見非人力所能伐而致也其上泥滑以尺計或草木生焉俗士遂謂龍入深山採新木棄舊木附會龍宮水府之說陳幾亭云海底土中有百蟲龍畏其入鱗甲侵蝕不敢貼泥偃臥必植大木而加衛其上如人間梁棟龍懸掛其身以爲快及歲久木壞則覓新者易之故舊木多浮海而出今海濱往往多大木者皆此物也御製聞雁詩早來應擊子可羨未離群注云春時雁北去至極涼處換羽育雛至秋攜之以南

明宏治己未六月西番貢獅一又畜一小獸名曰吼吼形類兔耳尖小長尺餘獅作威時牽吼視之獅畏伏蓋吼獅著體即腐也吼獅又畏雄鷄引吼高鳴吼亦畏伏

駭也蓋也衛也其名有三尖高英秀與何贊常議古人詩病摘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音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路注稱衛地多駭故呼曰衛子隸皆帶子呼馬則不然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鶴此顯著者他若北無蜈蚣南無蠋不可枚舉見七修類稿

絡繹鳴秋聲特清脆南人蓄之籠中北人貯以匏冬日懷之往聞宮中有養至暮春者勸南湖司寇詩云秋邊遊化日長養送天和育物齊堯德含生入舜歌春庭鳴瑞露錦樹宿瓊柯粉本拈新樣珍傳奕世多

時蔣文廟方舉 敕繪春林綠綺門近羅徽五侍御典注詩經以此爲孟斯羽之解語甚怪

今人呼蛙曰水雞殊不可解按宋已有之見趙德麟侯動錄

周美成詞蝶粉蜂黃渾漫了道藏經云蝶交扇粉思蜂交扇黃

世言見兩頭蛇必死癸亥秋予在湖南澧州見小蛇色微赤長七寸許尾端有兩首並行時予方登圃
迴呼同人聚觀杭州陸敬存以爲簡髮殺之說者數十人皆無恙

易之舊傳太后時張昌宗得幸薦其兄易之傳朱施粉俱承辟陽之寵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
年爲左右供奉時有補闕宋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已有懷義易之昌宗因應足矣近聞尙舍奉御柳模
自言子良資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祥云陽道壯盛過於懷義堪奉宸尙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
天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疋高力士李輔國以宦官而娶妻宰相裴光庭娶武三思女爲
妾力士與之通一時風氣不堪問矣

北齊許放愁自少不登嬰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

列仙傳彭祖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南史顧思遠鍾離人在部位中年一百十二歲凡七娶有子
十二死亡畧盡惟存一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貧乏養是以行役又清波雜志宋張者少給事章聖
將邸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年七十五富貴壽考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知貝州王則反不
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者抑鬱而終年長多男入所誇羨顧何如耶 永熹王氏生世統統生七
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五子三百五
十五子生四百九十子凡七代 不癡不聾不可爲公出憤子不癡不聾不堪作家翁見隋書長孫平語
家翁卽家子也

宇文士及妝婦記一則云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爲皇后七爲夫人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唐公主下嫁再降者二十七三降者三宣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廷秀三降裴異與信公主降裴迥後降裴道三降楊敷南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杜荷珠城陽公主改配薛瑾太宗卜之曰南大俱食始同榮末亦雙存昔日合香禮則終吉馬周曰臣聞朝謁以朝思和戒也講習以警思相戒也宴飲以展思和禮也合婚以夜思和親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太宗從之璵後死於房州與公主雙偕而還周不爭公主之東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未矣太平公主武氏所生吐蕃請主下降主乃以眞宮如方士廉戒以拒相親久之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承嗣小疾罷婚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

唐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靜陽如平思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善善如金仙如玉眞如靈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公主下嫁姑舅反拜而婦不答拜縣主婿出授外官縣主不得偕行公主薨尉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造公主祠堂公主上表稱妾李皆唐之敵政也

元魏北海王詳燕從父安定王妃廢爲庶人其母高太妃曰汝妻妾多安用彼高麗婢杖之百餘又杖其妃曰婦人皆始汝何獨不妬此亦可作一笑然則世之疑欲犯分以致亡身敗俗者使其婦如河東當不至肆行殘倫耳

崔暹既通昭容復通公主而其妻與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榜之曰託研才于主第進豔於春宮可耻哉甚焉而張燕公乃養其年不可及荆州賜死其年安在哉武后母楊氏封榮國夫人老矣乃私其外孫賀敏之非是母不生是女也武后姊韓國夫人姪女魏國夫人皆得幸於上明皇之私秦虢亦家學矣

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盡興體也今楊州買小女子者爲養瘦馬

顏之推賦云魏媼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按漢中山王勝有子一百二十人梁鄱陽王恢男
女百人明慶茂王子百人晉姚弋仲子四十二人吐谷渾子六十人宋張善子四十二人又李暹暫安康
人爲驃騎大將軍開府餞同三司本州刺史妾媵百餘人男女六十九人十餘里中第宅相望往來備宴
子孫多不相識每披海而審之明景泰甲申甯國府民楊杞者妻俞氏年十六成婚後卽有娠既生乃
胎也自後連連得孕自十六至五十二歲通十八胎每胎悉是雙生皆男有兒三十六人具長大無一天
者此婦亦無病年中壽以上見一申野錄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邱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
賊蓋五代王彥行八素盜竊販私鹽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
任史官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
蛇乃南唐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資產部人訴主簿貪污魯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
相如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龍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
乃梁杜朝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前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云太
儀前日煖房來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斂太宗賜帛諸王敕曰滕叔蔣兄白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
帝曲宴賦詩學士朱草止成一聯曰言好物不在多宋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
將立后夫人曾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主亮制尖靴屐長取於便鞋是底處不
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襪謂之沒下稍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宜和
開鞋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爲耐性廉令承皆貪一日宴會令承皆舞而動于尉止

回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贊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李實王建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今罵人曰雜種出晉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有身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今世所道俗語多詩也如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習植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林下何曾見一人張徵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羅隱詩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李白詩世亂奴欺主牛共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舉世盡從愁裏過誰人肯向死前休仔細思量底模樣皆任荀子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忍事敵災星司空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來時李商隱詩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馮道詩團團似圓驢東坡詩真箇有天沒日頭宋神童詩在家貧亦好戎墨詩睡到人家飯熟時本朝錢宰詩月終灣滿誰開素日暮一爐缺炭火樂天詩田婦有崑獻潑撒新歲餘章蘇州詩皆見七修類稿

李肇國史補序稱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惡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感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此可爲叢說雜著之式

山陽阮葵生著

宋楊道孚一為歷陽法曹遺呂榮陽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澗水澆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
微呼歸亦可憐道孚為張宛邱之甥山谷有題道孚畫竹詩所謂人物英俊有外家風氣即此詩可想見
其標致惜所著不傳耳晁无咎亦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詩

龔聖予畫馬世已無有傳者聞大內舊藏一幅名駿骨圖云係高江村所獻孫退谷得其山水一卷筆意
似大小米極其瀟灑上題詩云谷口長松瀾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鏡
小隸極高古後有劉青田跋此卷未出百年或猶在人間

宋東楚湯壘字君載輯畫經云近世龔聖予先生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為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
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粗人物亦師曹韓山水師米元暉梅花花卉師古法卷後必題詩或贊跋
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天朝十二閑今日有誰識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
詩脍炙人口嘗作雲山圖畫五冊傳于家僕曾見之乃生平所臨畫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當世已稱
得片紙如獲連城璧今日豈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浚即禿其背鬚馬者

吳立夫稱翠巖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選因陳壽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棋經詩邱季貞洗馬梓陸
傳合徐仲車傳以行古棋經未見傳本

朱竹垞謂畫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刻石恪汴京楊柴皆設色為之至龔高士易以深墨其法做趙千
里丁香鬼也離奇變化自比畫家草聖傳水滸三十六像亦高士作而明吳承恩為之贊近演義卷端
所梓乃陳洪授作亦當時之名筆也

萬歷四十七年漕撫王紀疏稱景泰間允江因巡撫韓雍請補論文謝二臣懇援例補陸秀夫諡部議未允王疏載淮安府三朝實錄備章按鄧光薦諸書皆出宋史告成後海上事未詳故史缺公傳

宋末一僧權道衡入市鬻漢印一方酬價已定歸而取值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買之肆主人復告以故高士歸以語女女曰大人亦奪人所好耶高士卽持送權權曰先生愛詩藏諸高士謂在彼猶在此也權亦曰在彼猶在此也_一讀久遂沉緒淵而別高士之女誠不凡孰謂異教有此哉繁坪謂曷不還之肆主人予謂主人亦不受終當沉淵耳此高士居吳中時事同時有龔璠高郵人稱忘年交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此漢之二龔

元楊元城著山居新話載陸樞密君實換張鄂州世傑詩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張擁兵海上一夕大風雨張舟覆裂早復屍棺殮焚化膽大如斗不能焚諸軍感動忽雲中見金甲神云今天亡我關係匪輕後身出當恢復矣公此詩全篇不傳一語傳忠烈尤耿耿也又載莫兩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于太虛堂疎雨斑斑瀟葉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賈相啟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鉢今淮人尙有兩粥一鉢語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閩與丹陽東子章會飲于蘇訂交未幾子章赴河以貨囊付克明克明令子章手緘而藏之越兩月子章友朱君謫來語克明曰子章入蓮花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無恙也當質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謫竟去明年克明歸坐丹陽驛要東氏子及君謫至啟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顆衣帛有差歸之東氏另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珠一千顆有朱題封歸之朱氏兩家具謝克明俱辭克明誠有守之士而子章觀之于尊酒之間君謫待之于東歸之日皆可爲難矣此事初于會稽倪仲霖_一會心錄見之後讀元王遂悟

溪集有葉公改還金辭序稱葉淮陸人國初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瞻心之徒子也又云前
國史院編修官廖西張復初葉高義爲著遺金即稱葉讀書淡榮利嘗從平章克復池之諸縣破蘭溪
葉魁徐貞一平薪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介課平章七萬中書不報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選貢擢南宮令山杭州守仕至浙江參濟忤上官鬱鬱不得志嘗有詩云眼中絳灌
非吾侶昔日變龍蟄其初初在南宮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相政通蝗不入
境今之魯悉朱竹垞撰明詩綜宋是歌焉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碑已仆志康一日祈雨
至見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禱曰神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竟夜至天明
則碑已卓立庭際遂具其事上聞立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并拜獲錢六十萬將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
廟工成

宋潛溪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慕爲良善者衆及隣境寇作子通率
弟子起殲之長吏惡擾其功使人殺子通其門生毛衡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王
先生絕類

洪武二十五年刑部尚書楊靖述一武官鞠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愕然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
僞物欺人令惟碎之太祖聞之曰靖此輩有四善他人見命寶必獻朕求容悅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一
善也其人藏珠必有所以獻以圖他人是一珠起大獄靖有陰德于人二善也若一卒得珠因而嘉獎由
是趨風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入處常易處變難今千金之珠粹然至前累不
爲動竟惟碎之有過人之誦應變之才四善也尚書才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惜哉張江陵極傾服筆之
于書明史亦采之尚書字仲常臨難之日作絕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輊鏡可惜顛折了無私

曲的蠶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風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于新城東門之下闢曰昭恤院後節其墓久之蠶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爲修整對其闕奉祀後代已絕潘氏子孫每清明上塚必至尙書墓前奠盃酒盃飯遵中丞之教蓋三百餘年

邑志載明武宗過淮事較他書所紀有未備按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一月乙巳至清江浦幸太監張揚第甲 過山陽會解侍從徒步入荷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次年庚辰閏八月北旋再過淮都御史譚蘭憲兵官顧仕隆進獻金牌花紅綵帳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駐尙書金謙第時金已故以後樓居劉美人復至山陽縣儒學入視先賢塋像至教諭書舍取通鑑一部去次日至清江浦仍駐張揚第以風阻未卽渡黃任三日還遊各寺廟又借內監等駕小艇網魚積水池舟小人衆覆溺池中隨從官及地方大吏郡縣等齊入池爭掖得出急治之驚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黃過行金尙書故第在舊城後人呼其後樓曰劉美人簪花樓聞當時供頓必進鮮花菜各種悉具日凡數進

張茹士生俊舉癸巳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耳乙未成進士執業于李文貞公官江甯教授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公元 爲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青陽吳宗伯七雲與少時久客于淮與先祖處再公及劉公再祈三人爲莫逆交時吾家新城舊宅有冬青樓宗伯來轍住其中如一家人入都同讀書太學後復同寓先伯祖樾軒公樓桃斜街寓郭至雍正癸丑先大夫嘗家叔相繼入翰林宗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益寶錄也予從劉氏子

廷璜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祈二律錄之破帆乘月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都人知再祈到門僮尙解鄉音而因別久真難認語爲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穎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攜手立須臾如許離情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非遊子貧即依人不丈夫笑謝韓蕢

釣客無勞分箸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傳公前身爲九華山僧云、

吳亦諱愈深深經術以明經者常爲扶轡之戲子慎公亦侍側年方十三時降乩者爲宋人孫公虛至則指慎公曰吾故人也述其前身交遊甚詳同學于常陽山中十載復獲慎公前身爲或姓字則猶事在宋南渡時叩以後來事不言但公且住聖凡四十年慎公果以五十三歲卒慎公子和鳴大治與子中表故言之甚詳邱庸謹賦常陽山人詩贈之

劉永禎字紫田篤行躬經不爲俗學從學于萬季野手抄季野明史稿三百卷惟諸志未全藏于家方望溪云以余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惟王崑繩與劉紫田兩人而已

許謹齋給諫 志進 遇事敢言有諷直名江督噶禮貪黷不謹其誅方張無敢論者謹齋疏劾之聲震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咏其夥章豈續序云看此時之鴻趙逝將去以空冥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于何黨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辟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染來鳳樓居其妾珠履繡棋甲子都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鞠爲茂草妾玉岑夫人爲白門舊家女工詩翰生長安隨黃門宦遊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葦之末往見白髮青裙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靡靡可聽令人忘倦黃門爲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盡迄今過來肩樓故址輒誦王季木白雪高埋一代才及蔡經典盡舊羅裙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陽照水山傾黃紙收制府片刻不暫停陳滄洲詩三春華髮接江表五夜丹心戀聖朝禁烟似聞簾諺直湖山自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噶制府事歸愚別裁集選陳詩劇等語似未解作者意也黃門善射精繡譚于清文梁古言語皆通曉云中高孝本嘗贈詩云十行一覽傲同儕餘藝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案米善談諧六鈞弓挽愈連中重譯書工字左伊脫却朝衫劣馬生來不啻是江淮

侯官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八閩巨手仕廣東令以耽硯劫歸許謹齋黃門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之誼

至爲往來淮南數十年與鄭先生多相契乾隆丙戌繁坪遊園中莘田年已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

零園林荒蕪莘田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受黃門知遇及當日門庭賓客之盛繁坪卽席贈以詩

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

珠湖一曲水雲隔四十年前綫索船

家交對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凄咽累歎舉座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

垂翅南歸告臚告既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黃門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季先生時吳與黃

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與莘田耶念中

張謇詩謫爲理漕御史作自督銘詞書于淮陰行臺曰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

暴天必禍爾爾背畏天不肯培爾爾忍欺天天忍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

忠故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爾揭座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沈景倩野獲編紀崇禎三科狀元之異二十年辛丑狀元沈坤歷日祭酒薨居以倭事起時更奔清坤幸

勇壯保其鄉里遂以軍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雖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輩爲謠言構之南道御史林

潤彈劾之時坤已起爲北祭酒上令捕至詔獄拷訊庾死潤所劾梟敗卒之首列作房人兩手皆無其事

其後癸未狀元陳謹乙丑狀元范應期俱殞非命且其事俱誣枉俱不得自祭酒及第後不附權貴違俗

孤立沈澁翰林幾二十年居母喪倭至散家貲募鄉兵自教練之賊縱火延燒官兵却祭酒率所部親當

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河而下焚殺尤慘祭酒大破之巡撫

李遠薦其才兼經略功收禦侮起爲北祭酒爲同鄉胡給事應嘉所構陷淮守范楨迎合成之當時人皆以爲寃

范楨字贊吾文正之裔嘉靖庚戌進士山部郎出守淮郡時景王初出藩挾其衆有大盜某密謀劫王布黨十餘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來偵遊一日晚范偕鼓初罷門卒報有貴客至已飯居潘氏園以寓疑者問有傳牌曰無有嗣之見從者甚衆而更出入心疑盜陰選健卒數十人易衣如庄門若往視其黨入市者伴與飲飲中挑與鬪相執繫以來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去范命與諸客西門遇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伴怒罵曰王舟方至官更不暇食暇問汝歸乎叱令繫之入夜傳令吏飽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風聲叱之吐實知所科室賊遁散所留學山東妓也于是飛檄各省餘其餘黨而斃十七人于獄范本才更公事之暇好讀書延接諸生講學論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蒞任民隱悉上達後緣沈祭酒之獄聲名大損告歸浙東居一小樓終歲不下著書力闢王龍溪講學俗師當日口頭禪不可謂禪口頭儒又安可謂儒蓋范爲陽明先生外戚深疾其門徒壞師說也

嘉靖中浙水人趙祖聰官翰林女嫁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富貴擅一時其幼女甫笄而才值已未春榜後了文恪公士美舉狀元適喪偶趙欲妻以女文恪鄙其爲人堅拒不許趙大不堪時會元蔡茂春慕趙光儀遂委禽焉一時清議皆重丁而薄蔡旣而陸武惠歿趙被訐下獄論死蔡亦由郎署外謫仕至知府罷歸始終皆坐趙一事不振蔡沒後稍尙在盛年以節聞

王堯叔典號龍懷萬歷丙子舉人官榮清令與同里劉晦卿比鄰交好一日詣劉會文謂曰夜來得一子且飲諸君酒告以夜來夢太乙星臨于室而生是子遂名曰一臨堯叔聞之驚詫不怡衆詰之徐乃云予曾夢與劉一臨同榜今此子纔降地予已向衰能久待乎自是每過晦卿必抱于膝上呼爲年兄爲禮及

萬歷丙子一臨年十六果與堯載同鄉舉當時以爲異後一臨卒于官喪歸堯載尙僮遊林下往撫其棺哭之

夏鑒山曰幼幼爲名諸生一日夜歸遇驟雨孫虞與于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遲遂以草呈孫孫于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卽發矣卽發矣子以此取科名拾芥耳因明其居不遠同就書几更爲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案筆爲易一破而去是科孫爲同考得鑒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啟丁卯也至辛未遂以進士第三入及第

淮民編或作屋貧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別園林中偶置一區僂入墮曰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旣歸去仿爲之名曰淮屋客題詩曰淮人作盧屋縛蘆爲椽椽榭擊宵塗懸樽櫺無刻鐫結構樸而雅庇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爲屋管恐火誤然建章三月火豈亦使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豈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王雷臣樓晚年頗信佛日持誦金剛經不輟五十生日蒙叟在淮贈以詩云靜夜香燈明寶筏諸天梵樂護銀鈎蓮花世界非嘲汝肯向昆明笑白頭正臣功名之士甲申後授南朝職保護河北諸郡功不細垂老顧唐遜入空門亦無聊之甚

楊維垣成淮十五年苦談制義一日署其門曰授小兒秘訣山陽一秀才夜間竊觀其左云醫太僕官方楊見之失色急令洗去

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褻俠詩文有奇氣丁明末多故好美酒論兵精熟死上甲申三月散財聚衆于長白山殺僞縣令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濬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投屍于河節之在新城與國再

彭紫坡友善時有倡死後再彭紫坡白金數百往其屍終不得節之有聽琴詩云高梧修竹
沉沉倚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想見五陵公子翩翩風致也漁洋詩話載之
劉雪舫文超新樂侯文幼之弟甲申侯門殉難雪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居不安變姓名至淮居珠
湖吳嵩三物色之贈詩云玉孫徒寂寞芳草自萎華故苑遊麋鹿滄江放鼓鼙人情隨世變風氣逐年低
念子凝眸久微陽可共攬明史孝純劉皇后之母卽雪舫之姑吳梅村詩亡姑儲宮掖昔父天家婚長
兄進徵侯次兄拜將軍又云我兄聞再拜慟哭高皇靈甯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遺賫賤合依
人是也雪舫避人淮浦與諸文士往還不妄交譽鬱一一生有沙日夜泊詩云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酒帆
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百平生雲連海氣大無色沙鼓河流夜有聲樓被春寒眠不穩凄然
雙淚落三更

張虞山七夕琴歌序云楊太常名正經西陽宣慰司人初官總戎崇禎時郊廟樂章失次宗伯林欽楫
正經審音律改中書樂成晉太常賜漢琴唐琴各一甲申後流寓淮海自製二操一曰西方思思君也一
曰風木悲思親也壬辰予聞二操而悲之爲作長歌按正經字櫛王家世爲將少有別解通樂律懷宗召
至便殿令彈琴稱善京城破拘琴逃止淮上上陳碧涵先生家時李子孳爲淮安推官正經僣服往見爲
李上客李爲買宅又爲其子納婦于流年七十餘卒葬城東黃土橋與碧涵祖墓隣近陳氏每墓祭必置
酒饗太常墓側淮人集中多聽太常彈琴詩渡河集云雙親萬里淚故土百年心又云江鴻迷故里山鬼
弔前朝太常讀之輒淚下平湖李因仲天被詩云淮海鶴琴值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謂碧涵先生也
王阮亭至淮召高士爲文酒之會見張虞山揖甫罷曰夙愛足下兩樓楚雨三更遺春水吳江一夜增之
句平生如此好詩復有幾虞山退語高士曰夙音快意之作不謂阮亭一見便能道出古調彙集不載

此篇從感舊集錄之春日張水部招遊江南留別同社話別空支半送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寫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饌行看紫笋山藤他時遙憶羊求侶在滿晴龍向日蒸增酌漁洋詩話誤刊生字此詩爲虞山指名之作南齋選本刪之何耶

吳嵩三 明末諸生聊城令棗之孫溧陽先生安邦之季子與兄環瑣皆有聲庠序甲申除夕溧陽召諸子曰汝輩知陶靖節乎三字點喻其意會學使者至皆不就試同日落諸生籍嵩三遍遊天下足跡所至遇名山大川傷今弔古一發之詩可備史料其後人祕之不出以示人靜齋檢討爲嵩三從孫每談當年軼事具足動人忠孝之心

張性符 致中爲邑中名諸生博學工古文復社初興孫孟樸兩至淮羅致之與白素先受方巽若館同時入社制藝一時傳誦大會于吳中者二家故貧而收藏鼎彝碑版之文極富精小學辨證音禮爲學者所宗死後里人私謚蒸齋先生所著有學志草學山草理學房守錄經濟源流離盞閣隨抄張氏宗政眉尹文集符山堂詩子三人帶弧毅皆知名士以卽力臣也其所著今無傳本惜哉

顧亭林嘗言篤信好古稟精六書吾不如張力臣又音學五書序云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五易稿而手書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紹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做字機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次耕書曰著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卽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又一二百處觀此則音學五書力臣之功固矣此後存淮上更轉數姓後季安溪以五百金購之攜回閩中力臣符山堂藏書考訂最精版本多善本身後散佚後多歸何妃贈

力臣博學精書賞慕頌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辨瘞籍銘晚年窮困竟至流離攜兩子一孫居京師王

滄洋單小照云癸頤銘邊鵝履日羊侯嗣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大放粉塵擊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菴詩云玉岳曾探胸臆青年來雙鬢轉蕭疏從誰辨得師春字好爲遺經正魯魚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先家學在中箱對君轉復思元歎瀟灑風前誦渭陽蓋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父交善自京回南過德水偶詣正父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親疾經紀其喪亭林哭正父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却君章指力臣也

陳碧涵先生爲望社名諸生專精三禮之學淮士治禮經者多從先生遊與階六黃門台孫爲兄弟行名譽並著陳定生稱爲吾家二夫子一日碧涵先生過其友某書館中與童子邱生之首云此子偉器他時當青於藍寒于水嗣每至館觀摩弄頭口爲戲邱自出齋侍講也越十餘年省試同中式爲同年友邱旋入翰林陳久因公車及戊戌邱分校禮閣閱禮記陳竟出其門執弟子禮甚恭迄今邱氏敦年而陳氏猶執世誼云

周左台先生以節範著稱毛西河作周母斬太君詩序云予嘗數淮上君子孝友賢謹吾不如二邱瑗璋卓犖吾不如楊尚霖獄獄經濟風流四變吾不如蔡子構而諸子皆出自左台之門斬太君爲茶坡女弟當時茶坡左台有斬周二子之稱

先徵君自錄先生手錄同社倡和詩自潘軍帆七律最多傑作雪帆名聞奇錢唐人客居淮上隱淪終身與石霞舉紫風劉昭華及徵君爲忘形之交後客死天甯寺揚州守傅澤洪葬之平山堂側爲文誌其墓查二瞻書丹遺稿其宮石氏舊有藏本徵君每過揚州停舟構酒奠其墓

馬西樵蔡子構樂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飲黃大宗之轎園中論詩天章謂張燕公湖山寺詩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雞群易管鑿若使不將字當有誤不然語與意相反殊費解西樵曰不然君將前六句期

吟一過卽得之矣大章猶未解西樵曰不云禪室從來淨外賞香豈是世中情乎大宗旨曰是不減尾
如說詩文章猶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說詩謂此山寺無復世中之情不啻雲外之地不必羅薛始易替纓
一塵稱善

西樵對杜詩分約一書初覽之似無甚深意後嘗唐人用韻與後人有迥不同者亦古音之蛛絲馬跡也
乃知前人輕一書皆具深意

杜湖草工書法詩詞家于西湖曠園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于淮郡名士滿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
自至武林冒雪遊西湖適王丹旆來索書據案揮毫忽方伯某移舟欲見湖草不納其刺命解纜移舟避
之方伯大慚飲高唐人北墅諸公卿題詩滿壁無美不鍊湘草題辭一調一時傳誦云山色層層地適
曲曲儼如蓬萊問怪石移自何方老樹生于何代長嘯登臺宛轉幽深行盡了忽大地風光一片開小橋
過去紆徘徊桂影抱亭梅菜根別有滋味偶憶疏香歸去來愛慈腴銀梗非森玉箸親自栽培抱甕忘機
著書充棟水北花南儘快哉難留戀數行丹詔早晚來催予觀湖草五七律不乏佳構填詞非所長此
調尤爲惡劣而當時傳誦濟人亦列入木集不可解也望社諸名士逸江浙勝流于重九大會于郡庠尊
經闕焉西樵詩今古東南地論交海嶽通者英千里至詞賦一時雄勝會登官閣華筵變楚風諸公沉醉
後練管徹高空

淮之文風至明末漸衰科名亦不振崇禎辛未艾東鄉應公車過淮主于清江浦某氏淮人士多以所業
議政者不下數十百人東鄉概不著筆惟吳太清數藝嗟賞不置語吳曰子加意精進十年文名冠世矣
吳遂執業稱弟子後吳鄉薦造詣精純所傳授多知名士

稽叔子精于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卽喪偶謀約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

爲不願其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讓叔子以手推之曰是蔡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蔡人笑止之某日非言其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蔡氏父子爲所給者四十年矣

程叔子爲李太虛作鬪影賦數千言珠貫玉地負海涵刻鑿殆盡李抑示趙洞門開心李叔則謂各舌極不下極美鬪眉間一寸守杭州清介愛士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都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道洲人望令關中長武蒼鈕玉樵書云才到鴉鵲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翰新捧新詩之湖黃鴻寶雁旅曾經十換星霜盡管其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爲盟恣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緣予服猶細作羨馬上之鞭中多稱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勞費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悲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邊昨舫尙插征旗嶺上烽烟海如毒霧烈成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于快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于汨羅江畔辱薄侯之招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隄丹鉛何工四六節儲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通亡百劫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留意希榮念垂白之在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贈三殿又極慷慨閱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偏處蕭瑟問關之地潘輿未送毛熾溫征一至于斯亡無日矣顧長武者割邪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驛而罷于奔命歲餘而苦于顛仍地大如丸封固者此物居門唯穴營窟者何嫌昔僕憂生于瘴癘今則坐敗于僥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寔然居首俯茲馮瑀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銷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顧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筮柑越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茶餘客話

紫雲女警荷包飯水無這泮之時倚客棧箬蓆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皆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兒入銜老米三釜迨弟入秦豆牙兩頓庭前朱萸偏開歲而方苞江上秋風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川原百年幽地市無靈味官廚以剪韭爲豐圃乏嘉蔬十人以烹葵爲誕將使公劉囊底餓卽稱於今釜中聖仍是賢嗟乎噫嘻來日大難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鐵撥清涼種種顛毛怕聽銅琵琶裂謂飽口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宮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爲淹滯尙爾卑棲謬尙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見于掖梧臺柏之間局踰難容當論我于塞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孤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誣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

李公凱任鐵嶺縣丁母憂歸淮入關時徒跌扶柩日行百里己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閑學經筵講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名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予爲卿于齊終不受祿君祿且然况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更猶以傳食爲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孟氏守身之言可知今人取與不償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鹽城宋滋菴 菴有詩才繪高孝子望親廬 德徵詩以獲之孝子父高特勳宿選諸生崇禎甲申聞變卽棄家去其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賈卜奇中兄往卜之云當卽相見察其情狀卽待鶴也強之歸生一子向友一日短衣持雨蓋出不知所之尙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望親樓于桐嶺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淚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附琴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未見其傳本馮仙漫續

輯圖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遠亦善墨竹今人多誤解

湯調鼎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邑兩月徧覽無有知是書者

靳雙星號茶坡樵子著渡河集園再彭號飲牛叟著谷西堂集張養重號虞山洩民晚白廣南歸賦一椰子冠又號椰冠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與化季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李吉交時謙初爲潞安推官歷樂陵潞城二縣有清白名據御史端方廉毅察中推爲正人前後疏凡數十上皆切于吏治民生陳澤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杜門不與外事後特旨起爲陝西觀察促令速赴新任人言促裝會陝西大飢出監賑務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將軍督撫以下往弔遂苦滿庭至無含殮之具成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關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守令偵伺屢侵侮之公概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兩臺敦迫就道邑令某懼其日三至門悔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六皆先生官刑部時與荷氏衛爾錫爲同居一巷交好至密衛撫以黎苗變得罪遣戍黑龍江六皆爲經畫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加堰六皆亦歸淮矣白首如新交契彌篤及衛病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顧張石虹編修云吾殆不起當告六皆作身後計卽由真浦舟至蕪園尙能飲酒盡數數日竟歿六皆經紀其身之具其啓別業爲殯堂裏門交至令人增友誼之重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兩公者可以維世風矣

溥邱先生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門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尙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醜金刊之最後其孫學林刻潛邱劄記此外如日知錄補正裏

服嘉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邵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行潛邸記乃先生未定之書零碎紙投入一筒捐館後家人與計詩食草併入筒中學林不知扶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押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剗之硃玉並陳大失潛邸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菴管手輯潛邸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涇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本又博湖萃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抄本子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鱗也附錄于此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挂朝輔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獻耶中寄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勝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巖則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勸俊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既故序而送之此當日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四也李愿傳屢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注國考屢傳廣德初擊黨項有功卽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已已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貞元辛巳冬尙在京師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傳潤聲色而政其又云結納權近官貨賂輒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輪俾退之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此見于居易錄所載者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征日記云頃讀李川父嵩清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實無考愿卽西平長子唐書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證如此云云蓋彼時玩尙未讀潛邸

筆錄較輕曹川父晚年一見愈觀志之也又潘邱割記載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則益無隱淪之理

戴晦大風顯在贈楊禹江開元同受業于黃梨洲先生之門以古學相淬屬南雷古文定古文段讀皆西泠兄弟所梓行梨洲初選明文家凡搜羅千餘家集嗣復從徐果亭假傳是樓藏書又得三百餘家于是命文案爲文海文海中摘加珠題以授子百家讀是爲明文授讀板藏戴氏在贈少時著傳習錄題諱陸王及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時一知半解心祖瞻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知半生全在夢中過索所抄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訂讀經史法求實學成空談後生者然從之

丙子游鹽濱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墻花開數百朵卞進士變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許

所自予按灑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亦嘗臨

在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層閣歲久茂盛每歲花開可百朵爲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

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時所築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卽二公所遺未可知也海陵卽今之泰州東

西數百里皆是卞元亨于元末時從張士誠屢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屢徵不出作詩有恐使

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遼陽將行以酒酌牡丹曰待我南歸花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矣某氏棧

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歸信當再著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放歸復作詩云牡丹曾

是手親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蓋予其妾之守貞也後有一醜使奪之

去移植揚州署中花竟萎棄之卞氏宛轉以其枯枝歸植園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

色或秋冬著花有紅有白以此卜休咎云蜀醒禠志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

起花石綱因此入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卞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

內能強猶昔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淮安守久定元謹訪有守大吏惡之將欲告罷會大吏入覲上問江南知府才守倉猝不記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閣學此類往往有之不足爲異益知升沈禍福無所趨避也曹畢士安惡其壻皇甫泌甫奏壻二字會邊報至次日又啓值上內通漶起俄降旨轉一官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送榜名至吉甫問吳武陵及第否忽中使宣勅至主司疑其有舊卽添注武陵名使去呈榜愕然曰此人甚粗何以及第明永嘉當國一教諭入謁誤用折柬召文選司以東與之未及言會他客至選對意爲知好險格轉運列君相造命願何如耶

邱節梧一字待翁豪士也以履資考數官官至潯安守謝事之後值山右虧空案起牧令人不自保待翁首倡捐貲卽日遣其子歸淮南粟田宅操搆十萬金裝三千騾馱至太原省會待買及陶園中追比之員皆獲更生當時義聲振河北矣湯西崖贈詩喜子膺薦膏治行擊察案謁帝蓬萊宮賜衣光翠彩查夏重集贈僧元立詩僧臘五十八當時九歲孤懷涼術治命辛苦望泉墟鬼守他鄉魄兒存出世纏兩消生死慳含笑赴歸途序云元立上人淮陰張氏子幼隨父客京師父歿權厝天津且死屬其子曰必反吾骨故釋時元立甫九歲不能自存去而爲僧得法于平陽壽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旣北來求父葬處天津湖海沙水衝激殆不可辨有里老張姓者依稀指其處發視墓碑在焉桐棺無恙將奉以歸葬相見京師乞一言紀事爰贈以詩

吳山夫學有本願館秦樹峯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峰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旗教習作十憶詩一時傳誦內有憶手鈔山陽曹蕪詩二首其小序有足存者錄于後許淮詩人白漢枚都尉始其詩卽古詩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爲古詩鼻祖而李出都尉手宜淮詩之傳世多矣

乃漢魏唐宋尚有傳人自元以後兵燹之餘無可指名者有明三百年流傳亦少則以無網羅放佚疑而輯之以傳者此鄉黨後死者責也予求之數十年于宋元得三家於明得數十家或刻集或寫本或從他本刺取或從背書題跋錄出幾數千首雖未盡卓然可傳而精光亦斷不可磨沒乃手自抄寫積爲五大冊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詳其姓名官闕時代先後開論次其逸事名曰山陽耆舊詩將上附校乘陳琳趙履張乘諸集合而梓之以存晉淮一方文獻又得本朝人集十餘種鈔錄未竟以出遊置之至今爲胸中一未了事雖余力薄未必卽能有成然藏堅之舟有力者負之以趨不難也特恐兒子輩不知愛惜使予數年心力付之飄風劫火功未就而身已莫追卽得好事者再爲寫輯益日遠而日難矣山夫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書不足觀以予所見尙有六書引經考之六經述部序辨金石存正字通正山陽志此已附刻四朝黃河圖說刪定濟邱郡記皆卓然可傳者其所藏金石碑版文尤富其山陽耆舊詩五大冊予於壬寅歲假歸適先生孫松與繁坪子俱及同入學因厭得往返索其遺書止存者舊詩二大冊耳予購得之以待好事者補輯之

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大抵因功令森嚴娼妓飲迹此輩遂接踵而出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久之演亂傾家無異于青樓翠館吾鄉楊幼冕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門飢餓不能出門戶後群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筍簞鹽楮窮極賤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詞群盲以先得者聲價頗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翌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起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釣家莊瓦鼓盲翁正作場盲女醫男由來舊矣

甲戌上元夜陳玉照儀部大德招集鄉人爲文酒之會中席一贊耶突至面目猙獰語言誕妄同座皆心

惡之吳南生投箸大嘔先去惟陳東巖往飲味自若終席不與接一談目若不見耳若不聞及其既散諸君詆訕百出東巖亦不置一語若不知其事余甚服其雅量不可及貨郎某後選楚令權州牧以貪伏誅昔陳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擊舟送行有推揚一士同載最滑稽是日頗露牙鋒齷齪之事定山怒甚明日餘恨未已白沙則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面定山大服吾于東巖亦云然

俞甯世謂學政一官千古爲榮于今爲畏肘掣于旁撓明蔽于近習應粉于請託志荒于苞苴蓋其時尚沿明季額外遺例取進無不染指者翰林部郎必有請託而後推京朝官人人得而啖之每歲各省遺使絡繹于道或封送手帖或寄炭金香檯劉六皆都柯摩陸培卷皆得提學出先是邱季貞先生
在翰林負重望當局以直諫學臣餌之季貞曰某實士也負重選以求官一不願也賈秀才以致富一不願也奪寒生貧儒之膏血填貴人朝士之慾壑三不願也當局者因此銜之當時學臣多以賂敗往往罰令修城挑河以贖罪因是傾家卒于戍所者亦不少也臣某上言請罷生童考試明予以捐納一路以酒河工庶裕財實濟云云廷臣會議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翰林胡密抗言其非請臣始定議停止聞前辛卯壬辰間京察小九卿謀出學差流竄中出疏奏翰林部郎不可提督學政外間造爲小說有小京卿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賈木作生涯老郎中輟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口雷餅充饑四段見寒村詩注 學政任滿開除十獎童生未經府考冊內無名徑取入學一也考試童生額外多取分撥開學二也彌縫號簿坐號紅簿留署不發以便查對賄賂三也考完選發紅案徇私通賄移下作上四也預開六等單單囑詐富厚生員希得保等銀兩五也將文章充作武童入學旋復資緣改爲文生及將出優奴隸取爲武生六也不到考棚調赴別府考試及將告病生員打掃驗病七也縱容教官私通線索効勞分潤名曰作興八也曲聽情面廣通私書屈抑孤寒及親友請處討情河學九也開報學將額外濫取之童

生未經科歲兩考預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衣頂項下以趙甲頂錢乙混作實在之數隱隱報部十也觀此十弊當日學政一席殆不可問誠有守者所不就侍講之不願宜矣魏環極嘗寄某學使書云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訓士可謂當頭棒喝

黃蘭巖民部重居京師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頗其堂曰半月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邊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於亭歌樹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席帽山人集有題論淮安朱安撫詔詩九州沸莫止大厦傾莫支太陰初陽不得燭下土小龍望望國之陸六合掩泣向北去孤臣憑城尚南顧也知天命有所歸忍爲生靈貸生路當時不死良爲此至令人說美與李君家富貴八十年惡習風館嗒猩鬼世事茫茫難具輪道詔幸得傳諸孫息絲細字書題罪戾葉乘秋正打門附錄原詔書云一本上兩上皇帝聖旨諭淮安安撫使朱煥據陳楚咨奏臣與朱安撫同年

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今王師用伐驕道並進數內一路領漣河清河將士攻取淮東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于故人情分不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圖若蒙聖慈特發使命宣示德音開其生路彼亦識時達變之士也當不以數萬生靈爲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勅旨准奏令遣使持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識時達變可保官軍應在城守禦其特帥同謀歸順者意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漢兒字書

宋楚州東漸民張高家自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取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於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食不得轉於大木之下將生嗟之已割股數兩僕覺脫矣見之勸

哭而出舉身遮護而拜脫曰此是我主驪本宮象今赤身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換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臉我以待之賊雖嗜殺亦爲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解高縛并償糧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淮上安定高歸里資產尚盈百萬僕亦存商以弟待之張氏子弟悉事之如諸父見夷堅志

金純字德修江州人太學生永樂十四年任禮部尚書十八年扈行在道封山陽伯見禮部志稿

陳灝山陽人舉人嘉靖十年任禮部司務調吏部仕至刑部郎中見禮部志稿

楊景西孝廉有魚鱗數千頭皆異種乃以其名品爲八魚詩一朱魚二鰓魚三文魚四龍魚五虎頭魚六水晶魚七鱗魚八睡魚

金漳山先生令山陽修邑志以吳射陽撰西遊記事欲入志予謂此事真偽不值一辨也按舊志稱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復著諸書雜記數種惜未注撰記者名惟淮賢文目載射陽撰西遊記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前此亦未之有聞世乃稱爲證道之書批評穿鑿謂聯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處道圖一序而贊爲長春真人秘本亦作偽可嗤者矣按明部志謂出射陽手射陽去修志時未遠豈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說據列己名或長春初有此記射陽因而衍義極誕幻詭誕之觀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國志三國之有演義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上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婦孺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是則出淮人之手無疑然射陽才士此或其少年校檢游戲三昧亦未可知要不過爲村翁塾童笑資必求得修鍊秘訣則夢中說夢以之入志可無庸也

夏履貞珠湖伎有殊色工輪札與貴人侶酌意無所屬崇禎癸酉關古古相過于水閣拈花分韻遂定盟焉別既久夏以手書及詩寄古古促其來時闔以身世題翠中原多故音書中止履貞怨不勝會有彭城木生者爲作押衙歸于如皋大夫古古聞之作楚姬行中云彼美人兮木之隅竹閣垂簾夜讀書顏色絕

世而獨立願自憐掩鏡泣才爲衆妬身無屬古師依墻著雨線細說行破怨未平余亦和之楚歌聲又云前歲胎我薛濤箋筆上手書跡宛然緘封將破有私記來遲不審何時寄述舊窻窻但數言恨多題作千餘字含吐再三句重迭讀到傷心堪痛絕是夏詩當亦有可觀者殆不無樊川尋春之感又壬癸間淮妓姿楚蘭色藝傾一時有吳生者善鼓琴無志仕進乘詩癖好飲酒家日益困窮一見稱賞音每至輒沽酒盡飲金盡典衣釵以繼會劉澤清開藩于淮有以蘭名聞者吳生莫知所爲蘭曰小別耳毋恨遂入後堂歌曲奏藝擅房之窟劉雖武人亦知愛文墨聚書籍園亭花木水石駢峙土木而牙籤錦繡插架連堵以蘭容辭閑雅有林下風令典清秘之藏吳生待之無消息侯門深海自分蕭郎一日澤清率師渡河幕府空虛蘭席卷珠玉玩好挾數婢妾泛舟射陽以簡留吳生來往還海曲流寓浙西數年事定返淮伉儷終身家以素封

陶萬明號覺黃大河衍人爲道士有俠士之風喜賓客與大夫賢而有文章者遊關古古訪之放飲雄辨傲岸不能下乙西古古自下邪馳至淮爲當事靈戰守策不聽古古所借皆河北壯士魏瑛精利鄉人屬目疑之計不知所出萬明知之曰公以國難流離至此不以爲義忍自爲戎首乎悉移衆戰菴中未幾還撫詔古古不應逸去同寺有道士高真李見古古事不虛勸之浮海言勞山多異境服氣辟穀者往往樓焉不然效仲連蹈東海而死何必僕僕爲古古不能用其言

饒洪在宏治間妓館瑣列有江州何氏女誤嫁娼家入門察其非及自刎死有司題旌建祠表墓妓女題旌本非縣志及祠內無其事

孔平仲泛漣水詩舊有石刻真偽不可知予在安邑訪之已無此石詩云漣漪二十里清淡爲我性微風不復搖天水相與淨秋容入崖柳晚食依漁艇彷彿會稽遊而湖似明鏡

宋芮隱字國器烏程人有從沈文伯乞裝羅樹碑詩云楚州淮陰裝羅樹霜露榮華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青荒碑雨後蝕苔蘚尙想原本傳東吳見容齋四筆是宋時真木尙易得也

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南宋章粹句餘字伯成棄之子

新唐書列女傳山陽女趙者父盜鹽論死女詣官訴曰追飢而盜救死耳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議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宋時楚州有官伎王英英喜筆札學顏魯公書蔡君謨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以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嘗觀頭魯公體見隱居詩話中郎孫謂君謨

南宋張弋字彥發河陽人著秋江煙草內有楚州絕句云落帆停鼓鷓鴣頭兩度因循到楚州柳下人家曾識面笑求新句寫妝樓蓋贈伎之作

茶坡鱸魚歌云淮陰近日鱸魚美不待秋風常出水市南市北何處多釣蘆西去救生里細鱗獲銀白如銀入饌尤盤妙無比當是淮水所產近年不復出矣

淮之方言曰紇梯屹闕行步零聲也雲溪友議崔涯吳楚狂生嘲伎詩云布袍披襖火燒靴紙補笙篳麻接絃更著一雙皮膠子紇梯屹闕出門前

沈氏家談棧山陽一女巫極靈其伯氏數白黑棋握手中問之其數悉合更漫取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數此正邵子所謂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歲丁卯周華園檢討齋中酒爲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盪而問之亂筆曰三八之數開筆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撮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玉十三枚元寶應今日田縣名本此一日黃天符其製上圖下方近圖有孔識

戊辰有得以入貢者 御製詩云方水生瑤璫雲英靜似映截肪安可喻丞栗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達
君子儻何須檢唐史附會認天符

山陽阮葵生著

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無一勞永逸之方宋金華嘗謂禹治河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海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注于東南以入淮使一淮承受黃河安得不潰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尙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等處既可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收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可免云云是九河故道明初尙有遺蹟可循也近日形勢更難復古則專主河不分流之說矣

宋河渠志趙伯昌言唐劉陟使李承碑捍海堰是承碑建常豐堰于山陽又于鹽城海門建此堰也常豐在山陽東南

于穀山云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濬水高故立堰以防之防濬水之西入淮也舟行必度是堰方入淮舟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卽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于此堰乃毀楚州城西北老鵝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始達于江

秦不華爲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王白馬致祭河神峻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做宋置撥濟夫用輕江船載掃掃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屢見元史本傳補齊記云江深五望海深十里河之患在不深耳

潘公印川字時荒度修堰時夢滿鴈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真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之曰帶

帶也其命我東壩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壩下陰雨輒聞雞聲居民云此蛟龍宅不可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中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顛獨角其顛骨似

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差舐之粘舌時以爲雙龍避公戶解云見王文廟碑石所作公
墓誌楊子臣淮安府兩朝實錄備草亦載此云係萬曆七年三月十八日申時事潘公及巡撫侍郎江一
麟聞于朝王元美爲作蛟龍亭記王堯載詩白馬沈波吳練塘蒼龍蛟背楚氣銷節指此事

百川歸于海復何歸謝梅莊所謂河之源尾闕是也彼尾闕此泥丸委之委即源之源此穿之不經之
談也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乾坎木同一氣一動之後遂成天淵故水歸東海化爲氣海之潮沙氣
之升降也此知道者之言也

濱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淮河濟皆以濱名今以一淮而受河濟之全安得無患乎朱竹垞詩云只
愁四濱江河合坐使三吳財賦捐南徙之勢隱隱可畏也

下河一帶地名范公塢自呂洪至徐濱接連數百里環遶數十場外捍海潮內護鹽河民田利至溥也保
宋張胡二公所築文正不過贊成之蓋范功在社稷故天下之善皆歸焉近議洩下河之積水開范公塢
但堤外墮戶鳩贖之所淡水出而鹽課墮塢內係百姓耕種之地潮水入而田畝淹非盡善之策

或謂知象緯則可預識河之爲患曰坎爲水爲月月中兔若龍形負之則洪水滔天天江四星在尾宿之
北其星明大則天下水災明而彰則水暴出江河溢若角則水沒城郭月與熒惑太白及客星流星彗星
孛星有一犯之皆大水關津絕又天津九星在女虛二宿之北九星明正直吉石氏曰天津覆水水位則
天天津亡江河爲患又曰一星不見津梁絕三星不見江河決百川溢更曠天船九次東非四瀆水位則
天時地利人事之紀思過半矣

河自古雍域羌中大嶺石山東北至真域遼西郡疊縣碣石凡行九千七百餘里而入海口帝堯八十載
禹治河功成至周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七年凡一千六百六十餘年而大河東徙宿胥口改北行爲東行

此一變也自定王五年至王莽建國三年凡六百七十二年而北濱遂空也河枯又五十九年爲漢明帝水

平十三年王莽治河功成於王莽時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道自榮陽至于乘東注之海此二變也白水

平十三年至宋仁宗慶曆八年凡九百七十七年河決商胡埽開州河決天津三岔河入海此三變也白

慶曆八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當宋光宗紹興五年凡一百四十年河南徙陽武南北分流此四變也白

明昌五年河水大半入淮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凡九十年會通河成北流漸微又二百五年爲明宏

治七年築斷黃陵岡支渠北流水絕又七十八年爲隆慶六年茶城長隄成于是始以區區清口受萬里

全河之水此五變也

巡撫邵公學勸茅城鋪疏畧云查茅城鋪上年漫溢各支河雖已堵築目下止開支河二道其定國寺

倒勾河一道尙係黃河倒回之水勢行稍緩可望澄清至所開郭家口支河一道乃黃河大溜之南潞渠

而下水勢甚猛二河東趨總歸洪澤湖查湖約沂潁肥源七十二溪之水每當漲漫必開天然壩洩入高

寶豈堪再引黃水助其泛溢至謂茅城鋪減水壩向亦歸湖並非始至今日然前此不過四溢散漫平衍

淤沙已浮不致壅入湖底今則壅渠東注幾如建瓴將來洪澤湖身不免淤壅不加廣水來益多底日

益高不得已必大開天然壩以洩之而淮揚入江入海之路開滯尙緩則下河何以得免淹沒臣以爲茅

城鋪減洩之水不宜太多而入海入江之路不可不先爲開滯也查茅城鋪減水壩之設特以徐州區河

而城不得不防異漲之時實稍減洩以分其勢伏讀 聖祖上諭歸仁場人謂保護明陵俱係妄談此堤

之修專防盛漲茅城鋪減洩之水至此攔回仍歸黃河之意此堤亦應所修築聖謨洋洋至明且切夫歸

仁場既所當修則茅城鋪不宜多洩其理甚明 又勸巡河疏畧云淮安河高于城似宜挑挖然從來止

難增堤不言深濬者蓋以淮揚地形低窪恐河身深而黃水灌入其勢不可阻遏爲害甚鉅也今河臣議

瑤而白鍾山謂不可瑛臣虛心訪問體察此舉似未妥協白鍾山奏摺內云黃水倒灌入運之患大而難治運河高地窪之險小而易防其中窳要臣思萬里黃河直趨淮北再溯洪湖水發滔天之勢斷非數座關壘所能阻攔運河一繞則天妃關以下運河形低天妃關以上外形愈高高下懸殊益增建瓴之勢漕船由下逆挽而上勢更難行臣意將此工銀五十餘萬兩用于開濬下河入江入海各路及雲梯引河各工則輿舉得宜海口無壅滯之虞運口無倒灌之患下河無積水之虞矣

邵公運河一疏乃乾隆二年情形今又將三十年矣運河之底日高堤亦日增卽起邵公于今日亦不能因執前說所幸者黃河之底尙不大增于前若黃底亦高則倒灌之患歲歲不免且恐黃水口高而清水日低黃侵入清因之清口亦淤必至湖水全向南趨不由北出則以清刷黃之成法將壞盡無餘此杞人之憂也當讀 御製閱永定河示方觀承詩云培厚或可爲加高汝切忌又云取土于河心卽寓疏淤表至哉言平南河諸臣以加堤爲能事者當三復斯語

百詩先生云渦河在淮之前自淮入渦至河南祥符縣銅瓦廂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止六十里此元人陸運之故道倘漕河中梗此亦備急之一策可不經黃河之險也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或謂開一大溝分洩或謂當多開支河隨不決乃以一瓮鑿數方一寸者一又以一瓮鑿數方一分者十並注水十數者水先竭乃定多開港以之議

黃河自河南武陟至山東曹縣境口河身俱寬數百丈比至徐州左右城河身止寬六十餘丈每至伏秋大汛水勢騰湧不能暢流趨海是全河關鍵惟在徐州以北向來毛城鋪過水太多往往溢於上汀兩岸數十里未設隄防微山湖亦不免淤墊比年專事約束又慮無以爲盛漲之備而黃水年年漫漶漕塹寬緩既無當於刷沙兼有妨於隄岸不得不詳加籌畫以制其宜兩岸向有蔣家營傅家窪倒勾引河二

道將家管河頭太直以致分洩太過應改挑倒勾引河頭一道俟徐城水誌長至九尺以上始行開放以減河面浮水視水勢稍平即行堵閉其北岸新從應擇地勢高阜之處空去數百丈改建玲瓏亂石壩二道重門設障水去沙停亦不至淤墊惟山湖至冬閉水滯詳加查勘遇有刷成溝槽間畝堵築如或將來形勢太順防其引溜旁趨即另擇一處建壩如此辨辦所以減其盛漲之勢而洪流滿槽而下溜急沙行趨海順利上下游均有裨益矣

康熙丁卯江南總督盧訥巡撫田雯漕督蘇天勳河督靳輔同勘海口下河山襄持議頗異于衆而諸公又各執一說竟同築舍山襄著觀水補記茲錄其數則 芒稻河受人字河之水折而南向東西兩二水門九地卑岸闊放關洩水數里入揚子江最便水東向爲鹽河乃商船往來以通舟楫者因不利于芒稻河之洩水而故閉之閉則利洩則害閉則田涸而民利洩則舟廢而商害今之議者大抵利商而害民矣昔河臣朱公梅麓云芒稻河東西二關宜洩大浸王文通水利一辨利害詳明夫何奸商阻撓簧鼓當事將舊關易卑爲高夫水平之日原聽東閉無碍行鹽及至水漲不過十餘日耳况高郵別有一河亦不過紆迴六十里奈何惜諸商數日之滯滯而送忍于萬姓之顛連而莫之顧傷哉作備抑何其不仁之甚耶三復斯言則啓其關洩其水或浚芒稻河以使自浸入江不可不講矣 泊宜陵寢窳慰下按輿圖考之又又有白塔河亦可洩水入江在芒稻河之左惜乎鼓枹而東罕有津逮者以知今人之不若昔人之詳也 因溪三里爲梁塚塲地連丁溪東臺戶口殷繁煮海爲業因詢十塲所產曰鹽品以散爲上海南之鹽熬于釜鐵其形散其色白至于青黃色之變也其味鹹至于苦辛味之襍也五行水潤下作鹹故鹽味之厚者曰鹵塲有十而產鹽者五曰東臺曰何塚曰富安曰安豐曰梁塚而五塲所產亦畧不同東臺之鹽形神色而得其正富安之鹽文細體重而色微青安豐之鹽其色青白日久甜美入口無鹵苦之味

而質較重故商多聚焉獨梁梁之鹽味鹹而甘形細而散色白而光貢之于上供宗廟頒百官非四場所及也至于以茶角斜或土宜之不同而角斜頗海灰埽爲潮汐所浸致消滅耳北而丁溪草場多灰埽草草埽小海鹽不嗜煎煮埽落而黍禾矣鹽丁每買他場以供課此十場大槩也 堤以范公名傳人也宋仁宗天聖初公監泰州西溪營倉時海漲久廢民苦潮汐田不可耕公具弊白發還副使張給奏上以公知興化縣董修築之役會大雨對波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溺而死者百餘人于是羣相譁言以爲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安之將罷其役又詔轉運使胡令儀回公度其可否而令儀常宰海陵熟知潮患於是力主公議而不可奪未幾以憂去給表請身自董役論年俟成民卒享其利夫公一鹽官耳何與海潮事乃引爲己責首倡其議或亦先覺後樂之本懷也雖然當是時公有欲爲之志而無可爲之柄不有綸爲之薦遂欲圖斯役難矣役事方啟議欲中輟不有令儀爲之主持又安望其成功哉從來舉大事動大眾或惑于浮言或阻于聚訟蓋成功若斯之難也而有世道之責者又利害之心太明彼此之見未化因循推諉終無一成適足以貽笑于鹽官已矣 沙溝鹽灘口潮濁白沙鎮又二十里黃河北岸石碑灘然曰雲梯關去海六十里粘天一縷胡宗萬里滔滔下注鳥避雲飛造化之奇烏得而測之嗟呼秦皇驅石鞭迹猶存大禹鑿山羣形宛在循故道而安瀾頌明德于弗替不可謂無人事矣

范公堤初名捍海堰唐淮南黜陟使李承勛建沿海居民皆呼曰捍堰乾隆二十八年增開下河洩水開墾匠人用鐵擊擊破日去不數尺乃知古人創一工程必爲萬年之計

山陽多沙田不宜稻惟運河東岸於南數十里爲曠產所恃以灌漑者惟涵河而資北溪河以資洩也溪河乃上下十數涵河之尾闈此河不通邑邑無食雍正五六年間安南湖太守親往履勘詳請分派委員佃力十餘年每遇盛漲立閉涵河田中積水一洩無餘連得豐稔己未庚申間久不隴挑河身淤墊上游

田畝多沉水底後來太守如衛我愚許奇君增文山姜禹門諸公皆留心民事緩例請耕或棄食佃力或借帑分年歸欸第委之佐貳承辦有名無實不似南湖之工歸實濟帑不虛糜然有其舉之尚可細流不涸近更淤塞不通一遇雨水盛大雖開澗經旬出水仍涸滴不出聞邇年運河平澗拍岸涵洞亦不能久閉去路壅塞而來源滾滾將有以田爲壑之慮

涵洞從前民充料首自爲修築汎兵洞頭往往私毀堵土盜拆鬼臉暗挖隄跟以致突塘漏水責令本家賠修于中取利誣陷需索盜竊每致糾首傾家蕩產視爲畏途後大吏鑒此弊改令民捐官修至今稱便惟是啓閉之間關係豐凶資順民情間不容髮歷來河頭澗差衙書役本官備水不開水多不閉當道不及待之時不得不飲錢飽憲役之愆其愆既繁然後開閉一次僅止數日仍復阻滯勢必三日一飲六日再飲無有窮期此農民大害也惟是厥歛之後爲數漸減其意不遂當望水之際則涸滴不流遇盛漲之時則開版盡撤萬畝秧苗數日盡死昔湘潭陳滄洲先生督河時每于農忙時殊書聽民啓閉無緩須臾八字揭于管洞懸水廳事前後來行我愚太守亦躡行之衛公舟過河堤必親身抽查出其不意聞有暗留穴隙半啓半閉者嚴治其罪管河官仍記大過至今尸祝之

大河衝本廳疲敝而二三兩帮兌運蘇常漕米拮据尤甚其苦有由查旂丁駕運一船每年有添補篷梳翻攪竹席等用約需銀百金重運船本身工需銀四十餘兩沿途涉江渡黃提溜打關修淺起駁需銀百金回空身工並能水食米需銀五六十兩統計需銀三百金所領額款止漕贈銀六十餘兩其應領行月本色七十五石獨大河衝不支本色每石僅折價三錢共計二十餘兩總計不足百兩難抵壙後有應領餘米並賣夫羨餘等項然抵扣茶契食毫無所剩雖歸塢後應領歲修銀七兩二錢然較應用之油麻工匠等費難敷十分之二三入不償出實迫完公漸累漸深此致疲之由也更有屯田一項原給運丁完

賦貧家查大河衛屯田散在淮海二屬各州縣全係低窪沙瘠之土而河湖形勢變遷其田半沉水底非江蘇揚州淮安江西湖廣等衛沃土產稻者可比甚至一船之田散在三縣運丁不能親身料理每年每船額賦二十餘兩間獲微收不敷輸納或遭刁佃或遇歉歲徒賠籽種稞粒無收再查輪造一船額領大料銀二百八兩運年木植釘灰油麻等價數倍於前查江興等帮有鑽夫銀兩四洲等帮有工使銀兩惟大河餘領正料銀外別無餘款且新例船式又比從前闊大而所裝之米仍係前數造費徒付於往昔而運費未增于今茲較之他帮實屬向隅雖漕臣百方軫恤日夕焦勞然勢不能使行月改給木色又不能收回屯田照江興等帮每船給領南屯漕米三十六石苟議更張多格成例一經部駁計無可施上年楊尚書欲將大河二三兩帮照鳳長等帮之例將此兩帮併爲一帮裁汰原船之半所有裁船米石令現存之船加裝北運仍有餘米其意甚善查蘇州各帮船隻均係闊大每年所裝船口俱未滿足即將大河減船之米洒派加裝則裁一船可省一船行月而衆丁加裝即多得負重五米般者不致復疲而疲者亦漸有起色惜有其說尙未得行迨年尙書故

唐開史載藍田貢冰事附錄雜林國僧言本國瀕海島水多鹵或苦如剉髮投水中者惟淮波較海而淡味甘色澈愈病析醒以爲常若彼國或一歲患剉貢則淮水不至

唐開史載成通初有趙宏者任江陰令以折獄著聲累宰剉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于疑似晦偽之案悉能以情僞辨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隣居頃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隣則拓數百畝資糧未滿因以莊券質于西隣貨纒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歸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餘資換券止隔宿而且情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緡明日贖除緡至遂爲西隣所拒不認矣既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阻東隣訴冤于縣迫勸無證訴于州州不能辦東隣不勝憤慨

江陰之善政乃越江密訴于趙宰趙以地遠逾江無計以慮東隣歎曰此又不得理則更無由滌經宿趙召前曰吾計就矣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曰有聚賭江盜按驗已具其回惡相濟者爲西隣某令請械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至滿以還然西隣自恃無迹未懼至則趙越聲詰寇狀囚號呼□□曰穰穰之夫未嘗舟楫趙曰所盜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有汝宜備舍之產以辨之西隣意稍開謂皆無之且不疑東隣之越訟也乃言有船若干斛在客某甲納斂者袖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契者銀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越大喜卽再審曰汝果非盜江者何爲諱東隣八百緡于是慚懼死

蕭山進士邵士令山陽康熙己酉冬蔡殿撰啟計借過淮以鄰人往拜邵批其刺云查明回報蔡怒大誓去邵亦不之理明年蔡及第以疏寄詩與邵曰去年風雪上長安驛路誰憐范叔寒奇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構隙甚深後劉評事价人亡快爲解粉其靈乃釋

漕督施公世綸于康熙□□年莅淮時漕艘往來不能應期亟寒守凍旂了甚以爲苦世綸嚴別運弁扣剋之弊俾旂丁早領棹運以免稽遲新漕過淮坐北郭摩總船至卽驗其米色好醜盈縮皆親身至河岸令開船楫視與旂丁面諭不許屬吏武弁等從旁窺探舟行既速而旂丁得免一切需索撞騙之費過淮畢輕舟而北止帶書吏一人弁兵十數入共乘二小舟不許坐大舫以絕藏貨納贖之地小舟令前行公船在後隨之每日端坐船中用小冊詳識晴雨風候及水之緩急淺深遙測某艘某日應至某處不差毫刻公船先行遇有水淺灘急卽預度某幫船重了責令先備剝船以待其至如是偶有運弁因私逗遛而藉口風逆者公檢冊示之弁各驚爲神明一年以後漕艘往返皆寬疎無愆期公深悉食了之弊皆運弁因以爲利管則各省運艘有前明隆慶萬曆舊名至今未另命者今無故改命非股丁被剝力不

能運卽另有謀僉奪艘之人皆運弁高下其手期飽私囊其日削已運之旂丁其罪小其挾搜未運之衛民其罪大故于報僉未實者立杖轅門耳筋示衆三四年間漕政肅清軍民安堵船無疲丁民無僉報按期差運衛幫官員無不戢跡安分漕儲善政至今人猶尸祝不忘按公字文賢號潯江漢軍總黃旂人靖海侯瑄之仲子少多疾長好讀書年二十六任泰州牧有強幹名康熙二十七年上命大臣勸視下河水道從者騷擾供頓公白其不法者立治之衆皆帖然年夏逢龍作亂徵援兵過境主兵者不敢沿途騷擾公具糧芻道旁而令民各持一筵列而侍親身押送有犯者立擒之官兵過境不敢肆志次年聖駕南巡厥其狀擬揚州府謂此江南第一清官也旋調江南有女巫以邪術惑人白下婦女多信其言吃素念佛公至立杖斃之會丁憂去郡民人投一錢建雙亭于署左右名一文亭康熙□□年卒年六十

四

李貞甫 九德州人順治間由工部郎官督清江廠船政廉潔自矢材美而工良窮丁無力供造係累者盡釋之復修清江書院以造士

漕督郎北軒 毛 在淮時頗嚴明山陽令韓燾不悅于監司以病乞免郎燾留之逾年卽卒韓入哭慟絕遂喪一日曰善人云亡吾安所持三日翻病去北軒爲東撫郎永清之子兄弟皆任督撫將軍

斬文襄輔字紫垣河南河履建大議著有成績可謂名臣然好聞新奇之論創非常之舉如車流十字河一事幾陷生民于魚鱗幸 聖祖明鑒其害毅然不行其議自高堰之南車邁儲起東至高郵又自高郵至白駒場入海自儀西至極東築丈五尺高埝一長河運河橫貫其中形如十字于交界處四面建四閘以時啓閉取土三百里外估工三百萬兩幸 旨令督撫會議並令士著之人公議彼時淮揚兩屬官于京師者侍讀喬萊 石林編修李鎰 公 馭檢討邱象隨 學貞 山陽給事劉國祿 後 御史鄧爲旭 江 郎中劉

給飯

併人

員外劉謙吉

六會

行人劉師峻

江都

正字張登

山陽

學正劉中柱

山陽

張新村

山陽

等十一人

同列名遊 旨具議其畧曰河臣斬輔臬臣于成勳持議不合駁詢士著之人竊以 聖恩欲救七邑災民與七邑災民所望救于上者不過欲泄下河之海口海口各有故道長河曲港絡脈相聯但寒者通淺者深俾減水各滯及淺涸停蓄之水悉趨于海且不壞田運不大糜國帑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今河臣曠自車通館白駒場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壞其廬畝又掘地裏掘白骨陸不忍言災之民豈能堪此不可行者一也河臣欲先築圍堰車去堤內之水取土築堤臣鄉土鬆地薄三尺之下無乾土况取土積水之中投之洶湧瀾瀾之內工必不成成亦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議臣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是陸內之水高于隄外民舍多矣伏秋風雨隄內河高隄外積水其勢必計南潰則邵伯可憂北潰則高郵必潰卽幸不潰亦剌刺有厝火積薪之懼不可行者三也且隄內河身水高一丈則河內水可流出入田田中水不能上流入河一定之勢也田水既不入河卽不能入海其于七邑下河之積潦毫無所洩卽于下河之田疇毫無所益不可行者四也議上復下部臣會議停止

此條附舟紳士有異新勢不入復審部議之

新文襄初創此說奇計發聽其詞甚辯廷議亦不能廢勅下督撫河漕諸臣會議時督臣董欽奏 勸撫臣爲田山董雲岳山東人漕臣則蘇天顏悉知其不便而斬公之勢方張諸公憾其氣隄河道利害難片言而折各有憂色有山陽鄒公子者豪華立於約公卿其先人桐崖先生曾提學齊魯與田公有舊聞其至淮尋舟迎之家人見官船至輒投刺延入則董公也公子大窘躊躇不安遂以實告董詢其家世曰昔同村村崖先生相和卽舟中酒酣相款情文殊洽公子心稍定漸露豪氣談論風生因及開河事公子習聞人言亦稱此舉不便于民董公欲得不便實狀公子不能答請退而質之鄉先生既歸袖白金三百詣徐上舍北山北山固才士而以刀筆稱公子授金具述制府意北山尋思良久曰是易易耳然終不言公

子起立解所佩玉帶鄒案曰事急矣請以是酒釵卽子夜屬稿北山笑曰是奚煩吾筆邊爲吾開河之說起道沿海數月以來赴河臣呈詞告不便者七千餘人公子誠能得人至其幕下擇其精由德薄秩民百狀一一具在河臣某記非可校却不便之大莫詳于此奚煩屬稿公子卽遊藝以通幕友家僅陰騙印簿至擱致董公公一見大笑曰是不須口舌爭矣次日會議郡岸尊經閣下先演劇鳴鳳記二伶唱至烈烈轟轟做一場董公拍案大笑點首自唱烈烈轟轟做一場四座睜目愕然將奔行酒者相視失色竄觀劇官持疏稿請董押斬公左右指喝口若懸河漣漣諸臣無以難之董公徐置疏稿首曰紙上空談奈于民大不使吾不忍欺吾君出袖中號簿鄒向斬公曰是千餘人呼號痛哭之聲胡不並入疏稿耶斬公取閱色變不能發一語急登輿回署而車運十字河之議始息

是年條陳水患淮揚兩屬京員各有奏章惟泰州某疏內有臣軀爲下流之下流一時傳以爲笑

康熙庚辰七月六日夜三更後洪澤湖大風雨雷電發屋拔木是時督高堰工大臣如少宰王爾雅 撫司農田觀齋 豐王公垂 紳及江南督撫諸公皆避匿岸下土穴中實明見空中十二龍顏色皆青鱗傲舉曳至七夕入夜始歸阮亭扇扇錄詳紀之山書作歌紀事有云老子峯頭日將落激颯門色紅霞鋪狂瀾清吟恣詠望幾行垂柳鳴千鳥黑雲崩壞西風起五陣車下鞭石趨浪鼓磅茅屋破渴虹飲益飛天是又云蝦蟆登床狐齋語陽侯作意嚇腐儒杞人擔憂胡爲乎青水使者多良圖耶願不用生嗟吁王棗九幾空鳴鳴漢代陳登真大夫蓋有慨乎言之王植村官友鹿皆有和作山書又有苦雨歌云夏漢四壁千材無秋傷五壤八月空行野愁踏土木穴殊深限比官糧憲河伯雨師亦常曠跋屐飛揚太委益同一感明也

順治二年命塔巴圖魯守廬鳳淮揚六月疏報臣于五月自徐州水陸並進明僑伯劉漢清副將高

祐愆有遼大敗之師至清河縣僑總兵馬化豹將張思義率兵四萬船千餘隻據淮黃清三河口連營十里臣遵梅勒章京康喀實游擊范炳吉天相渡淮河擊散數艦都司楚進功率步軍拒黃河北岸又分二路一自清江浦上游進攻一攻對岸俱破之合軍至淮安界次清江浦僑監司范鳴珂擄敵印末降澤清與漕督田仰率家口登舟遣僑總兵栢水鏡率官兵出迎遂克淮安其屬鳳一帶望風納款是役也共招降監司總兵以下官員一百六十三人船五百餘隻馬九百餘匹駝一千五百隻紅衣敵一百二十位銀四萬七千兩獲至加準塔三等昂邦章京 準塔係達爾漢轄屬爾漢之第四子滿洲正白旗人姓佟佳氏

張文衡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守淮安府修戰艦措軍需皆咄嗟立辦時地方官譴爲疎親王建行殿期迫莫措文衡以杉木葦席構之飾以五采布帛驚五樓閣畢備王至大喜執其手慰勞之 文衡後擢江南按察使一日與僚友譙集忽大風自西北來文衡素精占候占之曰此應在關西極邊有變主隕二大僚然風至此地意其一卽我乎俄奉特 旨陞甘肅巡撫六年猶兵作亂文衡與總兵劉頁臣死之 庫禮滿洲正白旗人以戶部侍郎督備淮安漕糧順治四年僑益王率兵攻取廟灣城乘勝領八百餘人夜過淮安從城額缺處衝入將衙署圍困庫禮率標下中軍官張大志等並家丁與賊擊戰其妻搜署內材官所役之箭令女子遞送戰所是夜賊敗斬僑總兵二員副將一員遊擊三員參將一員都司守備四員把總二員賊兵一百八十餘名淮城得全無恙見八旗志庫禮傳與郡邑志所載頗不符按邑志成于張岸齊太史其時新城受兵乃目睹之事斷無舛誤所紀鹽城風塵料衆作亂乃草澤無賴劫掠求食者之所爲囑聚止數百人並無潢池之誓何至如本傳所言之甚邑志又云賊一朱姓于軍中搗史關部族談曹中英義師並未有僑益王其人本傳所採或從其家狀考張官績而未之核實歟邑志又云庫禮

必動欲奔其妻止之曰君毋種望見賊衆不整易敗也是爲合家突之行運即女子亦一望而知其不成
寇亂更可知而軍門羊質虎皮也喪於蛛蠶貽笑兵民者多矣乃鋪張其事飾爲佳傳豈能欺人耳目乎
又王介山又魏禮一則云有無爲州布衣吳元桂費州志沿革後云鳳賊名豫淮安鹽城人順治四年
于鹽城爲亂事敗逃至阜寧縣寄寓宋氏時有宣城朱國材者嘗爲史關部可法配室亦至阜寧姓名主周
氏家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可法也志存恢復已約合兵數萬刻日齊集大事可圖也周氏信之風
豫時與通五年正月誘集愚衆千餘夜襲破鹽城復至州州人從之者漸衆已而數十二帥率官兵至
勦滅之而州人極于法者甚衆觀此則豫于亡命之後猶懷不逞之心眞亂民也然始以僞關部惑人而
其終亦爲僞關部所愚以致身陷斧鑕所謂出爾反爾者也

山邑博士弟子分撥郡庠向無定額緣府屬淮安衛大河衛初無衛學凡十屬之衛學專子俱併入山陽
尼轄內合考其散居各縣之衛童復不准隨屯分考俱併入山陽一縣民轄內合考 國初屢經呈請督
撫學道求另設衛學增衛童學額後定議準于府學內多撥山陽十餘名歷科考案可證 按淮屬舊有
商輅商學額取六名康熙初年西商緣事率商學亦裁商童無額可歸且有不願歸者屢經攻詰大憲
令府縣詳議亦准併入山陽民轄內合考准再于府學內增撥山陽五六名歷科考案可證 乾隆二年
住居清河縣之衛童童生張傑被清河攻許控劉南昌學使迄今張氏雖居清河百有餘年不准與清河
縣試又乾隆三十一年住居安東縣之衛童童生王青遠被安東攻許令專考山陽是安東縣衛童雖坐嘉
田廬散居各縣山邑無其尺土而皆不准隨屯分考專考山陽此一策卽其證也 海鹽沐沐三處向隸淮
府數百年從未撥入府學一名雍正初年改爲直隸州因此三屬衛童不便隨府縣而考山陽各令隨屯
考試仍將淮安府學額數二千五百名數內扣除二名撥給海鹽沐之衛童此又府學多撥山陽實因兩衛

之明證也

康熙五十年以前山陽撥府學皆二十餘名五十二年胡學使始開撥外縣一二名或此有彼無此無彼有嗣此山陽每科漸撥十六七名遇廣額則二十一二名實因兩衛無學商輅奉裁之故不僞爲文風優劣人數衆寡起見不然一百餘年之久六邑生童之多孰不知府學爲公共之學豈有甘心帖服獨讓一縣久不爭論之理况歷任學使一視同仁亦斷無偏厚山邑之事乃近來外邑生童昧于向例紛紛投詞妄希多撥此固不足呈辨但恐久而漸忘其所自當事亦不暇致詳爲其所惑故筆之于此以待留心桑梓者

衛籍學官兵部則創編入民實故明舊制 國初尙有行者吾鄉徐山琢先生任督捕侍郎例得去其籍先生曰畏衛籍者畏充丁耳得一矜斯可免存之庶子孫有畏而備學卒不請去當時迂之明商邱侯太常執蒲司徒恂之父也可徒任兵部侍郎欲去成籍太常曰若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一人以爲辱如祖宗何遂不易

城東劉伶喜杜康極皆好事者巧爲合作供詞客游讌之地往見有墓疏云詩傳雅誅先歌既醉之章書有詰詞特謹德將之訓湖壺聲流傳既遠而古今風味攸同酒星在天醴泉出地舟中之斛三百市上之價十千爰有飲中八仙竹林七子或沉或酒孰執孰賢酒懷作醴之功豈止忘憂之具今杜氏之遺橋尙在而劉家之故巷猶存閱歲久而年深爲風侵而雨剝茲欲樹豐碑之七尺剪棘誅茅建祠宇之三楹崇基憑石俾千秋相傳爲盛事願一時共濟以落成

前盤集中多有池旬閣看紅葉詩題劉水心詩云繡粉掩映斜陽裏閣後岡前紅未已青竹橫欄出紅梢野望迢疑晚燒蓬則丹林綠樹滿岡樹矣辛未之秋與友人攜酒岡邊但見沙塵高下黃茅白草一望

無際耳六十年中變易如此

雍正年間漕督魏公廷建育嬰堂令淮商及各省糧道官員每年捐項爲經理之費時任太守彭年先生里居魏公教請堂理其事先購楊繩祖入官圩田部價一千兩先繳一半魏公旋內擢而各省糧道不復更捐商捐亦停止楊田沙漲豐年止收租一二百石所欠部價五百兩徵催無出任公訪聞資應喬歸入官腴地五百畝值七八千金得此可充堂用適有 旨入官田房許撥入地方公用任公呈請漕督轉咨撫軍咨請戶部撥歸堂用其楊田則變價繳部先奉部駁以此案係戶刑二部同辦不准是時揚州太守以寶邑保楊屬請撥入揚州育嬰堂起而相爭任公竭力籌辦得撫軍允行復咨戶刑二部部中初難之繼乃稱准乾隆初年淮安太守李公詳准關每年捐銀八十兩咨部定例有此二項營舉之費始光前後經理皆任公之力也

園初淮郡三城園亭山莊著名者甚多今其遺址皆不盡存後來名流所居間見于詩文者其地亦多無可考以予所知者略識于此 斬雙星茶坡之茶坡草堂在新城河北園牛叟之谷內堂在新城東門

張養重虞山之古澗堂 劉勃安昭華之綠筠草堂在駙馬巷 陳階六之鬪笑齋在南市橋 劉金事

詡菴之思園寶園中有簑山在菜橋茶巷 閻修齡再彭之谷西堂金石皮齋樹軒在新城又一蒲菴影

閣歸巢村墩在平河橋之西岸又西數里爲飲牛軒堂 張鞠存吏部毅文檢討之百花廳墩在北門內

依緣園在蘆湖中有雲起閣曲江樓最宏闊 黃甫及鴻巖巖以察之坊閣止園梅花嶺在蘆湖 徐

山琢侍耶家南門大街其華平園有容園嶺雲閣在郭家墩 邱暎戒侍講之南齋季貞洗馬之內軒玉

藥亭皆爲桐園之一在西長街 倪天章之一艸亭 張四水之澹園 杜首昌湖舫之

有揮麈亭如室天心水面亭在湖中候亭寒花木之盛 黃翁谿之梅花崖之澗塘 萬年少之溪東

村屋在河下又隔西軒堂在北門之西岸又南村卽萬壽處 馬孝廉西樓之清奕軒不離草堂在隆興寺塔南 徐勳章之橫秋閣高臥堂白雲堂 張力臣之符山堂在清江浦 樂六舞之益廬 姜木生之夙園 邱日菴之東里山莊 張赤岸之竹堂 許念中黃門來鳳軒南樓在八字橋 程徵君水南之篔簹曲在伏龍洞卽其葬處 程爽林孝廉之誰莊小入堂在城東非外 戴晦夫之昭硯齋戴蘭士之怡齋在西長街 楊黻征之南村軒堂在府學東 楊廣文淇益之大椿樓博士孝廉景西之門嶺山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 沈厚慶之移雲堂 崖鴻臚之春水樓在湖嘴 陳曾餘明經之隱莊瀟碧亭在湖島巷 吳子通樓山之天笠齋海棠屏陳謂敬之淇園 徐日馭之北山軒堂 劉萬資萬吹兄弟之竹葉園理酒軒堂 潘壽民之葦間書屋蓮葉仙舟在埭皮橋 陸觀察密菴之月澗孫竹民之素園皆在北門內 周徵君白民之清來室止止齋在雙刀割巷 高明經心亭之亦愛藤芍圃在丁光橋 先徵君補城先生之宅在新城之西宅西有水園南有山園曰冬青樓雙飛軒經堂修竹廊自吟亭古香樓松石齋凡十餘處又夏雲軒堂在東村藍邱軒堂在南莊 先大夫于壬申歲移居城內西北隅家塾東曰臥素齋西曰七錄齋爲恩兄弟讀書處勺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其春風亭辦香書屋魯頌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

邑中舊有年樹爲名流履處所類到而不知爲誰何之居者亦識之東溪草堂一瀛亭餐菊草堂月浪亭青來園庚白堂岸堂如如居

水經注城東有兩家西者卽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此淮陰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卽信母冢也

明初定郡飲酒門胡心之詞與詰令之詞此敬老之義也會典載實介以致仕官爲之非科貢正途不准

預此尊賢之義也又會典載民間社會有官者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又官同則序爵同則序齒若庶人與貴者以官禮相見云云此貴賤之義也

鄉飲醕詞曰高年有德者居上庠高年清篤者次之養清篤已別于有德者則不清不篤者可知其不專尚齒更可知已若不考德望而專取高年則妖人市夫立盡頑壽無地無之登之資德實繁有徒非先王制禮之意雍正元年舉順天鄉飲酒禮特命禮部監禮歲以爲常其慎重如此可不博考典章而泥于不學之說乎今年淮安太守趙君聘舉鄉飲廣文官撰儀注多杜撰鄉前輩皆辭不就 三代遺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載者亦漢人擬議之詞東京西周仿而行之未必果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禮爲三老中樞南向而坐帝立于禮殿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饌至親爲初割膳食畢帝設授爵以酬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爲尊賓師祭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爲尊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于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所謂跪卽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偃坐于上而人主跪于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同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升車者立而乘今有立者乎東京以桓榮爲三老儒者讓之誰何人設狼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學無根柢不考經制徒取其能行周禮而究禮章制度不亦悖乎

明會汝禮禮部志稿云庶民以齒爲先後致仕官序爵爵同則序齒至處親族則不得論爵 洪武十二年令內外官致仕居鄉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適寡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許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見有保愛者論如律此有明之禮亦

君子之居鄉也清濁太分則市井切齒良賤不別則士類騰議兩記談云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知大夫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汝之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矣况鄉乎此吳郡都穆之言而于義未備予謂蘇紳士庶同輩中各爲叙齒可也苟非其類而亦以齒尊之不幾于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宋人講禮呂氏舊家斯言得之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固爲感傷奈何以勦勞之日更爲歡樂乎泣數行下臣皆爲之涕泣予謂父母生日爲子者承歡戲綵集僚屬賓親介社堂上乃人情之常或父母在堂值己生日藉是稱觥一室之內博老人一日之歡亦未爲吝于理若值妻妾病體之餘生而自爲蓬弧稱觴之樂事竊有所不忍矣吾淮鄉紳之家皆守禮法無背理逆情之舉後因山右新安賈人攜妾至淮山鶴牟利未與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鄉俗值己生日輒多招賓侶以爲門庭光寵近來本地之屠酷兒尤而效之而新安人于父母已故猶作冥壽明鏡綵繡藉口祝嘏益所未安聞昔有行腳僧值母八十年生以飯一匙經一卷爲母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別起佛前長命燈自米自炊還口口爲娘養得一員僧此僧可謂孝子士大夫媿此多矣

淮禮新婦站席俟賓進數豆其姑命之坐始坐於殿前記有轉席之禮白香山詩云何處春來好春深娶婦家青衣轉去聲錦繡一條斜站與轉音相近殆其遺忘耶淮人聘婦珍幣之下必瀝以茶更以瓶茶分贈戚友按品茶錄栽種茶樹必下子若移植則不復生子故俗聘婦必以茶爲禮蓋因有取云云是宋時已有此俗矣毛西河集稱淮人嫁娶用大禹辛壬癸甲四日作四日吟云只盼辛壬至圖作千年歡何惜別離此只在四日間此國初時有此俗今則無之也

宋趙學子叔平初客澧水軍郡守召至門下不數年叔平以館職守澧水後守名其所居爲約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途何藉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叔平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讓比之劉寬黃師德

淮俗忌以壺噴向客此亦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見惠自君出也鼻柄也鼻向君則噴向己

淮郡有耕無織壬申歲隴右趙文山太守慨然以興利爲己任延蔡松男婦數十人以數織始于府署堂皇設局遷移韓侯祠中城外外婦女就學者數百人論曰製式頗示條約規模粗具趙以是冬最移去親守者不任事因經費不充遂廢而遺之嗚呼興千百年未興之利豈易言哉

山邑地畝有京田時田之分丈量往往不清據潛邱郡記云京田一頃算時田四頃二十二畝四分四釐時田一頃算京田二十三畝六分七釐三毫京田之大如此漢書食貨志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陸贄穀江潮散人傳云有田奇十萬步自注吳中以二百五十步爲一畝大小懸絕陳恪勸公年尹權日詳免增丁文云查得康熙四十年編審原缺了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三丁缺了銀六千四百一十七兩後丁足而銀缺其故何居查山邑歷年水患百姓逃亡是以缺了甚多三十年編審前任朱令以土著無丁可增乃將淮城北寄居買易人戶及山西興德州寄寓之人編爲附安仁一團因其流寓不便多懸每名止編銀一二錢所以丁幾足而銀數尙缺至三十五年後重家營河決西鄉六壩水冲逃亡更甚其西柘寄居流寓之人各還原籍及隣近各戶又畏代完逃丁亦相繼逃去于是人去了懸反累里甲包賠所以四十年編審時孫令因逃亡缺額將劫丁數數編入尙不能足仍有包賠之累並未將重則改爲輕則也今部駁疑改重則總因三十年編審之時將買易流寓入戶止以一時人丁足額而不知貽累無窮及銀數不足

上經部改正置云下屆是額其知水患類仍逃亡日甚不准減丁安能足額今四十一年地丁錢糧均遞捐免民困少懸作逃者不能節返死者豈能復生部既難嚴萬難增補伏乞俯察丁足銀缺之由及不能增徵之勢恩賜題達均荷洪慈

邑令觀風季考近日久無是事予少時見邑侯金公東莊愷公慈猶履行之今由陳湘潭淮海文畧有季考縣學文錄之足規滄洲治淮不同俗也本縣校課文武生童各卷簿書之暇逐一披閱或濫濫如三春柳清涼清新或蒼蒼如百尺松離奇曲折或自成矜貴達寶玉于豐年或獨著清真耀然禾于餘歲紛披藻采治足神怡羅列珍奇良難計數木縣細加衡校課定品評除總校案時示獎賞外合牒貴學照牒移事理備集諸生於本月望日齊赴衙齋共爲賞析將閱過各卷面相輪定非敢分甲乙之次第即以下午未之聯登務各惠臨毋辜跂望

徐節孝祠凡數處自宋迄今輿腐不一惟治東一祠存耳考始建祠者爲宋守苗仲淵與趙康州祠相鄰俱淮縣治之東所傳世惟中興孝訓俗知所止一詩是也後遂並呼爲忠孝祠郡城東觀風門外二三里許有先生考妣及先生之墓後人卽墓所建祠明代加修不鮮潘熙遷先生詩出郭晨未啓下車瞻狀光指此祠也萬歷中曾于法司李淮安增高墓行祭于祠又以先生故居在縣治東復卽其地建祠自城中祠成而墓祠漸圯今治東之祠未知卽宋守苗公所建之舊墓否但舊與康州並祀今與陸丞相並祀豈以康州移祀文簡配其張石史故此以丞相配節孝歟又按淮舊有忠孝書院在東門外巡按御史費尼寺爲之祀徐陸二公于中見胡侍郎忠孝書院碑記今亦不可考矣吾淮在宋之季年遭兵燹最酷數百里內幾無雞犬焉定以後朝廷不復遺將改楚州爲淮安軍但舊廢之而已故宋時世族竟無子遺迄今宋人之有後于淮者惟節孝先生及張孝忠正德二家而已甚矣忠孝之澤綿也

元世祖取江南渡黃河無舟夜夢一老曰汝要渡河隨我來引之去指曰此處可渡遂以物記其岸及明至其處傍有一人曰此處可渡爾夢中語世祖曰你可先往其人先行大軍從之果獲渡既平定欲賞其功老人曰我當世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引之爲蒼刺擊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見元楊瑞山居新話字元城

新樓佛像在淮安最久唐太宗貞觀間自江左至淮至宋太祖乾德間復往江南蓋終唐之世皆在淮安按釋迦如來初爲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初利天佛既成道財念母恩遂升初利天爲母說法優觀國王欲見無從乃刺旃檀爲像目雙蓮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初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自往迎此像忽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受傷曰我滅度千年汝從靈日利人天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左二十一年至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十二年北至上京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燕宮火迎還聖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還于萬安寺一百四十四年其後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至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于龍峰寺至我朝康熙癸卯迎入大內距舊國王造像之日在周穆王五十二年辛卯至今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凡二千七百九十二年淮城西北隅龍興寺建于晉大興二年而盛于唐西南有浮屠名煉鳩塔一云尊聖善卽供養佛像之地傳證錄載釋迦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周書紀異則云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鑑至今乃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

歲壬午揚州權使重修天甯寺增置殿宇錄其佛金身貌小時龍興寺已成五藥佛皆諸僧某私以銅像三尊贖三千金商人擇日來迎同學諸子聞之走告漕帥楊曉剛先生先生大笑卽草一札與督憲使

云和廟以安佛也今舍數千年之舊居而寄託于他氏之舍恐非佛之所樂且新佛占其上座將出故佛于何地買佛之名既不可居供佛之誠亦不可阻莫若移此金于淮郡重修龍興寺以安佛靈功莫大焉誓深以爲然即日送三千金來于是吾郡好義之士復益以三千餘金而廟貌重新矣

郭家池卽放生池又作王家池在龍興寺後唐時極盛渭南詩城礙十洲烟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彷彿似之然不可考矣以予所聞于前輩父老之言國初時龍興寺中屋宇尙有千餘間環水皆處北接放生池大慈閣後至王正廟內外列肆櫛比門雖荒舍無尺寸隙地貨物山積百戲具陳端午競渡亦然而沿池四面竹籬花圃酒樓歌館竟夕笙歌不絕厥後日就頹頹竟至寸瓦無有予于乾隆乙丑始歸里門壬申移居于城西北隅相距尺咫每當夕陽在衣人影落水徘徊荆棘瓦礫之中惟見三金身高聳十數丈卓立雲表各踞坐一石礎上頭頂一筭葉斗笠團遮半面束麻結纒縛于佛項自肩臂以下則任風吹雨淋矣石礎下有羣豕窟處予與繁坪暇卽往遊十日凡五六至至則持鞭追豚以爲笑樂三冬湖凍水堅每與胡哲南于高兄弟以瓦片擊水爲飛隨之戲忽忽將二十餘年矣國古古遊放生池詩云綠巾輕搖千屋影隔溪香靜百花笑彼時猶及其盛也劉水心過放生池詩云僧簾曲曲臨池宮樹行行倚郭栽今皆無有

路史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注云即黃古又云按地理坤鑿龍首人身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云云予閱郡邑志皆未詳廟址何處舊城南門內有三皇廟亦不記其所祀何人按帝王五運歷年卽道經云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限爲日右限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溢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虫因風所感化爲黎

配其下品者名爲蒼頭今人白名稱墨頭虫也或謂裸虫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裸形焉

城東紫雲宮前高阜俗傳爲程較金城或爲較金墳在其下按唐書較金名知節爲峻州刺史卒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安得填于淮耶舊志載宋紹興十年韓蕪王築城掘地深丈許見有棺得埋銘云唐程智節墓又云遇葬則破其信然耶否耶子聞康熙末年城東楊氏住水巷口因治屋掘地得一小石碑長尺餘有字云口口宮旁一行云臣程智節奉勅監造字畫類顏柳此石尙存楊氏家文學楊存懋爲子言之意知節墓曾有事于淮宮外卽墩後人或指其登臨憑眺之處而名之耳墩墳音相近久而沿訛遂造爲蕪王事以寔之

宋葉少穎著避暑錄話載楚州紫雲宮有一小軒人未嘗入一日忽見壁上題詩云宮門閉一入獨凭欄于立終日不逢人久頂上聲急扣傳爲呂洞賓予見其字亦無異處已半剝去土人有危疾者刮其黑飲之皆愈紫極宮卽紫雲舊名卽志所載呂詩係七律一篇與此異

舊志云運河水當明初由舊城西南入許家閘繞南門東門至北門又繞新城南門東門至北門故兩城皆利自嘉靖間漕臣懼倭乃築聯城于是許家閘漸廢水不遠城局勢變而益壞後人開興文閘引水入寶帶河所以拯其失也舊城築于晉時宋金交爭此爲重鎮守臣陳敏曾所築北使至此見雉堞堅新號爲銀鑄城宋人稱淮上曰淮塞

七修類稿載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鉄鑄鐵甬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不知何年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髮之銹望之如銀鑄光澤予壬申在張灣城角亦見數具長皆丈餘甘羅城在河口其地多古錢土人往往掘得世稱甘羅十二相秦圖策史記皆未之載僅見寶公彥體禮喪服傳疏亦不詳所自或謂甘茂之誤郡邑志皆考據未詳

宋史地理志楚州淮陰縣嘉定七年徙治八里庄今之舊城是已路史國名紀漢宣帝子封山陽王在東海郡今無山陽王遺址而轉奉獻帝爲山陽公焚香賽會作上公之裝胡爲者也

文通塔在城西北隅一名燧炮塔始治年間有海鶴數羣與其類後有弋者遂逐去康熙初復來巢和鳴如前馬西樵居相近也感賦云仰面看鳴和依稀對故人棲巖天路近情實汝自親傍塔曾無故將誰別有因那如鄰院初終日苦籠身

明水樂時如鼓敵欲更換禮部行文淮安府造鼓送京師諸胥措詞不底語時况鍾方在部易之曰繁懼密釘防雨同聲衆稱善相傳鍾爲禮部郎中時

無支祁復見事小說家記載不一曰洲土人尤言之鑿鑿而羅泌謂水寒初季湯知山陽時事按路史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懲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汝策虎豹水制蛟龍置邪檢凶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歲余之助遂導波決川毀五嶽別九州天錫元圭以爲繁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季公佐至永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甚夥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贈兵功不能與禹怒召百靈搜命變龍桐栢等於君長積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漳尚氏一作商影

氏兜氏厲氏黎婁氏乃獲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狖輪鼻高頰青鬣白首金目齒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極忽視不可久禹授之重律重律不能馴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辰辰能制鴉牌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鼓邊者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甄鎖大索鼻穿金鈴徒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庚辰之後皆屬此形免淮瀆風水之難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子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

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之邕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六秦初李湯知中陽物嘗出焉許子福地記又山海經云水獸好爲雲雨禹鎮之軍山之下其名巫支祈

宋時汴京城外東南隅有張太尉祠至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請有應加封爲嘉應侯京東州郡處處有祠頗著靈異按汴京遺蹟志載侯姓張氏淮陰人稱爲張舍人死而爲神隸于東獄主幽冥死生之事汴京以東皆祀之號張太尉祠惜不載其名字不知爲何代人

李修言才性豪邁嘗游時李霖襄化龍督河濟甯同里同年修言以霖襄性儉嘗欲調之遣官致幣幣附百金託市油胭脂供妾用霖襄產也霖襄語使云汝主後房人宗此須不足供今加買百金作修言發書天而置之油胭脂竟積而無用

淮之清江浦金龍四大王廟碑稱姓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皆少會稽處士緒最少初爲諸生囊錢填之金龍山宋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不可爲遂赴水死題詩於石曰立志平生向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憑誰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問曰公志決矣他日以何爲驗緒曰黃河水逆流是

晉報稱日也後明太祖與驪子海牙戰于呂梁不利忽見雲中有天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夜歸聞其姓名夢儒生乘服前謁曰臣謝緒也宋昨移沉淵死上帝憐我忠命爲河伯今助軍入破敵吾願畢矣次日封爲金龍四大王以緒嘗居金龍山塚又葬于其地故也此德惡山集所載較詳于他編也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有楚州秋霖球序讀之想見當時盛饗情形蓋志未就于子館局中見之附錄于此歲乙卯重九山陽帥熊侯景瞻率部戎將佐擊毬于轉邊堂之北以修戲馬故事于與寓目焉是日也

天清風柔揚塵不驚千蹄赴場合奮筋騰蹶蹴驪駉騰如也午整午亂修合驟難如林而馳如山而並如蛟如超騰翻倒燿而下上飛星流珠奔迸明滅掣擣擣有未得而悉勢轟轟也馬事已角冠刀架

凡武力士備其技而罰且賞以技能否少焉命國制詳交談互笑隨聲雖然無非買勇報上及時赴
功之計既酣候起握予手曰凡勇寓于敵雖備也樂張而不弛莫既其情天下無可棄之才此其聚勇法
能否信不齊振厲用之無不可者君老矣願今兵革未息天將悔禍一日有事中州整暇以前無扞格難
微而集不當計未然乎備可作勇可習習日惟此且從事此不獨今日是心如是子必習信子曰國家失
中原論六十年古稱三十年爲世而既再矣盛衰消復循環然夫士不素練不可應卒不淬礪將惰且偷
今之可投之機無智愚皆知之廟堂須之豈忽然哉後之殺先之至兵之神算脫兔自如處女穠不可
露使邊臣皆此心其何事不立使撥甲執兵之士聽其上一心侯之心其何功不竟侯年長矣旅力未衰
願授叢雉不有餘予昔者願馬援超充國蓋不以其老而辭君之事况遺矢之勇獲譏者東味久矣而
馬革裹尸固侯夙志行見多煙之形以繼方虎吾將長福欵候道今日語且作爲歌詩以隨買客後不
已快乎侯頷而笑乃退而爲之序

唐荆川謂湖則賊有兩路一從寶應拖船過于水路自清溝嶺口進攻則兵便而順餉捷一路從淮安
至馬湖陸路進攻則兵勢迂而餉難此據當日形勢而言四百年來河道變遷支港多而不深大紅難
行不得專靠水攻也 范文正築堤捍海隄名湯湖岸又名當湖岸今皆稱范公隄東南起呂四場西北
抵燒家場三四百里皆可爲陸兵長驅之地 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起凡二十餘年

元大德三年淮安韓善爲害忽有禿鶻千餘恬不懼人以翅打落韓守食之既飽復吐而再食遂不爲災
于是中書省奏請禁捕禿鶻著于令載之至正餘格云
雄入大水爲蜃人水淮水也晉語曰雄入于淮水爲蜃

蔣用文淮之儒醫水樂聞以戴元薦爲御醫歷院判仁宗在青宮甚眷之年老卒于京加院使諡恭毅命

中使遠襄歸淮以禱流而得佳茲賦爲榮過然未免蘆矣

肥年十三四時于市上得茶餘客話得續之兩夕而覽灑然以爲未足也比修郡志徵遺集程文仲
材適得是葉云係是本爾時即欲快時錄以私乘入公局末由細費去秋司寇翁孫鐵庵先生慨然見似
始知原卷二十一湖州戴州塘遺十二卷爲單行本松江吳泉之刻入善海珠璣類例先後尤改舊觀竊
思鄉先生留心筆故毅然審述若侈意去取殊負苦心因照舊體寫不遺一字即經其從子定甫先生點
訂者亦逐一改正以贈羅山面目而予廿年前嘗鼎一臠今始及國圖藝文字之緣殆真如大維氏言有
前因後果在耶

光緒戊子春二月南清河後山王錫祺壽跋前識